

文 282.597

12

:3



健松齋集卷之八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論

范增論

史稱范增年七十素家居好奇計方子曰嗚呼增亦何嘗有奇計哉增之事項羽有年矣矯殺卿子冠軍增未能救也倡議立義帝羽弑之江中未能明大義以諫也入關倍約燒秦宮室殺降王子嬰掘始皇塚增未能止也屠咸陽坑秦卒二十餘萬人不聞一言解也韓生請都關中怒而烹之又未能指畫形勢建

不拔之業也尊爲亞夫侯封歷陽漫然一無所匡救
安在其爲奇計哉且夫仁暴順逆之分增非不知也
增勸羽擊沛公曰沛公入關財物婦女無所取此其
志不在小又曰使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
子氣夫天之所興人不能廢不待知者而知也乃明
知漢王之必有天下思奪其成功鴻門之宴舉佩玦
示羽者三雖曰君王爲人不忍蓋亦有天幸焉夫人
苟有旦夕之祿天猶必曲庇以成之荆軻之匕首不
能搵秦王項莊之劍顧可擊沛公于座乎哉迹其所
爲不過庸夫豎子陰鷲猜忌之謀冀倖成於萬一意

居家好奇計止此耳究之樊噲翼蔽於內張良計畫
於外太牢惡草具進君臣猜間歸死彭城以術制人
反受制於人之術中安在其爲奇計也哉且增旣年
七十矣其更事必多其閱境已久老馬知途非一日
也旣不能引魯連高躋之義復不能有馬援擇主之
明又不能效伍胥死諫之節迨禮遇寢疎始乞骸歸
卒伍且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夫天下紛紛
方苦戰爭不休乃以大定懟其君好奇計者固如是
哉蘇子顧以增爲人傑意者周旋喑鳴叱咤之間或
別有深謀祕策而史故畧之歟夫陳平六出奇計而

漢以興增好奇計而楚不免於滅則其效蓋亦可觀矣

鄭伯克段論

余友錢唐毛稚黃論鄭伯克段于鄆深責叔段可謂詞嚴而義正矣獨恕於論莊公謂呂氏釣者負漁獵者負獸爲謬余竊以爲未盡夫段固不得爲良臣悌弟莊公顧可爲仁君孝子乎哉蓋當莊公之寤生也武姜惡之愛共叔欲立之君臣之變兄弟之禍啓於武姜愛憎之心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顧段不過一遊畋豎子耳讀于田之什恃材好勇類皆猥薄浮蕩之所爲其繕甲兵具卒乘也安知非侈羽獵之盛思誇美于國人歟乃公於此旣無蒸乂之化而復

昧于教誨之方始則縱之以逞其心繼且緩之以伺其變請制之時已儼然有死其弟之心矣何者制固巖邑也亦何難曉以大義息其邪謀乃必引號叔以懟其母仁人之于弟也固如是哉且夫兄弟情也誅賞法也賢者不以法勝情亦不以情屈法使段逆謀果著如吳淠永王璘宸濠故事聲罪致討使天下後世知有罪在所不赦而因以明其不得已之心豈非法立而情盡乃祭仲之諫則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公子呂之謀則曰毋庸將自及子封之請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蓋明設一阱以需之垂餌以俟之若惟恐其惡之未深而私幸其罪之日積者卽欲不謂之負獸負魚不可矣况父母之分尊如天地孔子言徵不言在稱名之際非獨分不容忒心固有所不敢也公則直以姜氏呼其母亦何待城穎之誓而始見其忍哉故吾謂叔段固不得爲悌弟良臣公亦不得爲仁君孝子蓋存毛子之論以示人臣無將之義所以峻亂賊之大防也臣道也弟道也由吾之論以推昔賢所未及所以立慈孝之大本也君道也子道也

甫之執拗何如哉二人之隙既成而胡宗愈孔文仲顧臨之徒連章論劾願遂不安其位夫願之賢軾非不知也軾之于願亦非若邪正不竝立必去之而甘心也直以願好引古禮軾豪邁不羈其性之不相入若柄鑿然而文章道義之爭遂甚於水火雖曰附和者爲之然軾之恃才陵物好行其意蓋已久矣安石之以新法誤天下也好剛偏執亦由所用非其人耳軾之好行己意如此設進而柄用能泯嫌怨如司馬諸公平吾知有所不能也同類攻擊日甚而大儒之講席旋移使天下後世謂新法之行安石尚引程顥共議而崇政說書之罷由于子瞻豈不惜哉劉定之論元祐三黨曰蜀黨侵隣之兵洛黨應敵之兵其得失固有在矣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又曰中立而不倚賢如子瞻猶不免乎始而黨繼而爭卒未講于中立之道也况其下焉者哉

聊城抑何教人以不忠也夫人臣受命而出軍國存亡繫焉成則不敢任功敗則無所逃罪戰國之世君臣之義不明久矣旦而帥師夕而棄國是故吳起去魏樂毅去燕廉頗去趙視其職任若傳舍而棄其君如路人燕將之才度非能如吳起樂毅廉頗也捐燕棄世豈待繫矢射書而後能哉且夫背城借一將之分也仲連誠以義高天下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此常理耳乃始勸之以歸燕繼說之以歸齊夫燕將旣被讒矣明知其必不能歸國而姑難之卒乃引曹沫管仲爲證裂地定封富比陶衛意不在歸燕明矣夫沫之不死忍小辱以信大仇也堂阜請囚豈人臣之常經哉陳隆之被執至漢州大呼城下曰丈夫死爾勿降也文天祥北上王炎午爲文生祭之徧布道路賢者愛人不肯使陷於不義類如此幸燕將得書泣三日卒自剄耳設因連言而覲然以軍降是以不忠教人已則超然事外尚得爲天下之士乎哉乃或者曰仲連齊人聊城之書爲其主耳夫子貢非聖人之徒歟存魯亂齊孔子猶謂非吾意何況仲連或曰人臣死封疆固已聊城齊地何必爾不知地則齊境而命之者燕王也背君辱命將奚取焉或又曰聊城圍久

士卒多死連蓋爲保全生靈計也嗟乎不觀睢陽常
山之事乎使天下之爲將者皆以保全生靈爲得計
將殉國者爲不智而全軀保妻子之屬皆得托之以
苟免矣雖然仲連之爲此非爲身謀也田單言于齊
王欲封之仲連遂逃海上嗚呼此仲連之所以輕世
肆志也歟彼惟輕世故功利不係其心惟肆志故止
求濟其說而不必揆之于義若陷人于不忠而身受
其爵賞豈仲連之心哉然則仲連在當日彼所謂豪
傑之士而惜乎闡于君臣之大道也

項王論

宿遷古下相地卽項王故里也余北上過此阻雨
感楚漢舊事率成此論

古今大英雄人其制事必果而其用情常深夫深於
情未有能果於事者也故情之所在善用之而成不
善用之而敗夫英雄情深孰有如項王者哉當羽與
沛公受命懷王約爲兄弟手足之情定矣顧奪項王
天下者沛公也鴻門之宴范增召項莊以劍舞將擊
沛公於坐殺之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項王猶豫未
忍沛公得間道脫走去論者謂張良之出樊噲之入

項伯之翼蔽功莫大焉而不知項王固不忍殺沛公也英雄舉事以力爭恥以術濟使果甘心沛公直几上肉耳詎肯聽其間行至軍哉迨勢窮力蹙在常人必自悔其用情之誤而羽終未嘗一語及沛公忼慨起舞惟舉而歸之於天蓋至是而項王之情愈見矣且垓下何時乎眷念愛姬傷心駿馬與呂馬通數語戀戀故人其深情且如此安能殺沛公亞父曰君王爲人不忍韓信對高帝曰項王婦人之仁其深於情不果於事二人固知之久矣漢王豁達大度誠過之然隔鴻溝而語曰吾與羽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嗟乎此何言歟此言而忍出於口將何所不至歟幸項王不卽烹太公耳設親膏鼎鑊何以令天下韓彭蒞醢猶其小焉者矣然則天下最深情莫如項羽而至薄卽莫若沛公楚滅而漢興羽所以痛心搯拏呼天以自解也或曰項王不殺沛公固已顧義帝君也弑之江中宋義主將也卽帳中斬之夫獨非人情乎曰此其所以爲項王也使能善用其情豈有垓下之剄哉故吾謂項王之霸也以力興而其亡也以情敗情之敗事不獨一項王也

之太峻仍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則漢樂可知已
唐制七德九功之樂其樂章各十二和豫和降天神
順和降地祇永和降神鬼開元時又有龍池聖壽立
部坐部等曲則漸靡矣宋更爲十二安祭天奏高安
祭地奏靜安宗廟奏理安正冬朝會奏永安祭饗酌
獻飲福受胙奏禧安明初定制天地宗廟社稷及日
月太歲風雷嶽瀆先師先農先蠶歷代帝王諸祭奏
中和肅和凝和壽和豫和熙和諸曲所用間不同要
卽唐十二和而推廣之也洪武二年定朝會燕饗樂
舞之制凡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奏飛龍吟風雲會
慶皇都喜昇平賀聖明諸曲燕饗進爵奏起臨濠開
太平安建業削羣雄平幽都撫四裔定封賞大一統
守承平九曲上膳奏飛龍引風雲會慶皇都賀聖明
九重歡萬年春之樂平定天下撫安四裔車書會同
之舞四年尚書詹同陶凱等進更製宴饗樂章一曰
本太初二曰仰太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
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
樂清寧命協律歌之七年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命
儒臣製歌致謹慎監戒之意於是上所撰神降祥神
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鑾歌其

詞皆存規諫十五年御奉天殿受朝賀賜宴用儒臣
重製燕饗九奏曰炎精開運曰皇風曰眷皇明日天
道傳曰振皇綱曰金陵曰長楊曰方醴曰駕六龍二
十六年復加申定焉太宗永樂初定合祀合饗禮樂
一如舊制其燕饗樂舞一奏上萬壽之曲平定天下
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撫四裔之舞三奏感地德之
曲車書會同之舞四奏民樂生之曲表正萬邦之舞
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蓋自是禮明樂備
與漢唐宋比隆矣夫一代制作莫大於禮樂古帝王
精詳釐定豈好爲煩縟以侈觀聽哉誠謂美盛德之
形容告成於天地祖考班朝宴會皆以和氣相感召
故肅雍之奏在廟廷而清明廣大之象見于天下和
平之音動乎神聽而性情之感深入乎人心風俗而
不自知非可苟焉而已也我 國家制禮作樂悉準
前代 世祖章皇帝聲律身度於 郊 廟樂章親加審定
蓋已用之萬世而無弊矣 皇上覲光揚烈削平僭亂統一區宇則釐正樂章告
成於

天地

御本齋集 卷之六 三
祖考誠萬世一時也竊謂昭代之樂履中踏和蓋不知幾經參定矣推

祖宗積慶發祥之意垂諸無窮豈可輕議更易乎審其音聲調其節奏正其訛舛是卽率由舊章之大端也顧愚聞之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園丘方澤固洋洋雅奏矣

太祖高皇帝勗業開基太王之烈也

太宗文皇帝守成纘緒王季文王之盛也同堂異室之中共爲一奏鋪張揚厲得毋有未備歟明太宗謂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樂章未有稱述朕甚媿焉其

更爲之

世祖章皇帝大勳丕集文德誕敷是武王之受命所謂奕世不祧者也播之聲容奏之廟饗可勿早爲撰述歟是故倣天作清廟以備

太祖

太宗之樂倣執競以備

章皇帝之樂則太和之象不獨在成周矣若我

皇上神功聖德超越古今二十年來懿媿不可勝紀於此分命詞臣製爲朝會燕饗之樂或先文德或先武功禮官采之以爲文歌工按之以爲節神人以協

上下以和世世子孫垂之永久豈直漢唐宋明之極盛已哉抑愚更有進焉古者樂舞皆擇國子生凡公卿子弟在學者預教肄之洪武中詔公侯及諸武臣子弟百一十九人習樂舞以共祀事凡有過疾病者悉遣歸所以修誠敬致感格也今皆沿習俗陋太常所掌又止委之道流平居既未能審聲知音臨時演習何以將事誠取樂舞生更定之兼用俊秀子弟教以升降作止之容高下清濁疾徐之節將秉籥吹笙皆士人依永諧聲無俗學於以成一代之雅樂其爲聖治光豈淺鮮哉謹議

漢廟從祀議

武侯祠在萬里橋南卽古漢廟舊祀昭烈南面東夾室祔後主而西偏稍南爲別廟以祀侯明蜀獻王始爲合祀帝位中以侯及前將軍羽屯騎將軍飛配弘治中益以北地王謙將軍傅僉而侯之子瞻孫尚亦以死難與焉明末燬於寇本朝平蜀督撫諸君作而新之乃奉昭烈前殿而配以關張北地王傅僉後殿祀侯瞻尚左右配康熙中按察使宋可發修侯廟始增蔣琬費禕董允龐統趙雲馬超黃忠向寵張苞關興姜維等十一人今仍之方子瞻拜祠下顧而嘆曰

功臣配饗太廟禮也爲別廟爲後殿已非禮之正然
侯之功大而德隆且後人俎豆固不必與太廟比則
權而不失其正未爲無當也若濫祀之失則有不能
無議焉者古者有功德于民則祀之不當祀而祀謂
之淫當祀而不祀謂之滅禮是故君子慎之關羽張
飛號萬人敵且同起微賤義同兄弟所謂干城腹心
之寄也當陽之役微趙雲則後主且不免虎口矣蔣
琬費禕內修國政外禦強敵董允獻替盡忠終允之
世黃皓不敢爲非皆可謂賢矣龐統非百里才雖未
盡其用武鄉之流亞也之七臣者文足以經邦武足
以戡亂以之配食夫何媿焉北地王後主之子而昭
烈之孫也卽身死社稷不當與羣臣等黃忠老將知
兵然在當日僅斬一夏侯淵耳馬超雄武志報父讐
入蜀以後未聞有所建豎也向寵性行淑均見于亮
之表薦然秭歸之敗祇能自全其軍卽軍中之事一
以吞之其大畧已可見矣張苞早夭關興少有令聞
丞相亮罷之亦早卒今乃儼然竝于二父得無如演
義所稱從亮出師有斬將搴旗之烈乎傅僉戰死陽
平關忠矣然其父將軍彤猊亭之戰亦罵賊死祀僉
而不祀彤何以示勸亦何以安僉心若夫姜維者魏

之降將也分守下邳歸款于蜀雖屢有戰伐然勞民
斂怨迄無成功安樂公失國不能拒戰死敵覩然以
其軍降鍾會之反又親附之乃欲構鍾鄧之釁使會
盡殺北來諸將因殺會復立漢帝卒之魏軍殺會維
亦被殺夫身既降矣顧欲因人乘釁以復舊業能乎
否乎有婦於此夫爲人所殺已從而嫁之語人曰吾
將伺隙以報夫仇其誰信之維之所爲得毋類是其
生平狙詐反復蓋戰國策士之流不忠之大者也然
則何以正之曰祭法有分祭有合祭有附祭有一方
之祭其崇德報功一也向者後主嘗祀東夾室矣雖
亡國無道顧父子天性不可棄則仍昭穆之制分祀
後主北地於東西二夾室於義不較當乎故夫張苞
關興附食於其父之廟而別爲忠臣廟合祭僉父子
與當日死事之臣馬超黃忠向寵各祀於其鄉或所
歷之地若姜維者斥而去之可也或曰蜀人尚鬼信
巫故所祀諸神有土主江主川主之屬姜維業祀威
州矣蘆山黎州又皆爲立廟是必有功于蜀烏可斥
夫黷亂無稽愚民惑之龐統張飛與夫李冰嚴顏韋
臯生有功德歿爲明神或未可知苟以土人之祀爲
可據則龍安之祀鄧艾果何以稱焉或又曰七臣之

當祀是已章武延熙間不乏文武將吏節取而益之意者其法正乎嗚呼是又劉璋之罪人也

毛孝子殉父議

毛孝子周胤字藩侯事父母至孝謹順治乙未閩寇掠毛村擄其父索賄五百金孝子聞變慟哭顧貧不能應傾貲往贖不許粥田廬往亦不許哭貸親友得數百金往復不許孝子計無所出乃詣賊求以身代且告賊曰我孺子耳父歸當多得金賊信之縱其父孝子爲質比父措置趨贖之已移營處州山中官軍會剿不可踪跡矣於是里中稱毛孝子乃好事者疑之謂孝子之得稱爲孝以殉父也殉父則必死而後論始定今孝子存歿未可知遽以孝名之信乎余乃

喟然曰是未知孝子之用心也孝子之心知愛父而已當其傾資粥產往返數千里不辭勞不避險可謂難矣然志在生其父未嘗計及於死也及數往不得釋計窮力盡乃出于代父代父而父不忍則多方給賊以信之意亦惟父得歸爲幸耳父歸而吾之心慰矣生與死并未嘗計也未嘗計及於死而卒不免於死此則孝子之不幸而亦天之所以成孝子也且其時何時乎淫刑酷考殺人如草菅得金則生不則死甚有金盡而猶不得歸者矣孝子豈能免乎師徒雲集玉石俱焚孝子卽脫于賊其能免于兵乎崖谷之隄削毒蛇猛獸之搏噬其足死孝子者又無論矣故使孝子而存也老親在堂必不肯久離增倚閭之痛若孝子而竟死也白骨青燐招魂何處淒風寒月之下有不可思不忍言者於此而猶責以未必死亦過矣或曰孝子之必死是已吾聞古之孝者或以身代僇或爲父代刑曹娥女子且抱屍而出孝子特死於寇與兵耳安可以殉父名嗟乎亦思孝子果何爲而死于寇與兵乎捐軀赴難所謂志士仁人也孝子以書生能之而猶不免於吹求之論人道幾何而不漸滅哉或又曰然則君修邑乘何不立傳以傳孝子乎

曰此非吾所得專也令甲凡孝子節婦非奏請旌表不得輒入志吾爲孝子及蔣烈婦請者數矣旣不敢特書以干功令又不忍二人者泯沒不傳不得已而載於弭盜之後所以志二人之死之由以待後人也吾嘗作蔣氏傳而孝子事則其從兄會侯傳之最詳故不復述今年見孝子之子超倫讀所爲孝行狀哀孝子之用心純於愛父而超倫負才好學三十年來切切焉未忍一日忘其親也因舉向所聞著之於議而孝子之爲孝子益信

健松齋集卷之九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賦

璿璣玉衡賦

有序

康熙十八年
御試

臣聞 聖人御曆德莫大於敬天 元后乘時制獨隆於法帝蓋欲授人若昊必先立象陳儀五紀以還非無容成大撓之命三古而後遂有土圭泉影之司然而察變觀文首重華以立極良由制器尚象準乾造而不違璿衡千古爲昭璿玉四時不易蓋璣圓象天二曜之運行適合衡平測影五緯

之纏次攸徵此立儀立象所由開卽先天後天之
莫外我

皇上德符乾健光啓離文頒時憲以一車書衍永年
而垂法象固已三辰叶序五德徵休乃當右文策
士之時特深稽古觀型之慕夫以天象爲可畏則
災祥總修省之誠以帝治爲當遵卽制作寓率循
之志自與危微精一同心豈直濬哲文明合德已
哉爰疏短賦謬塵蕪詞雖猶井窺管測之常竊附
就日瞻雲之義賦曰

國家化洽八紘威行九有榮光塞河松雲生牖駿業
訖於要荒鴻施徧於林藪三能齊夫泰階六府粲乎
奎斗兵銷日月位秩星辰瑤圖孔固寶曆恒新登靈
臺而布憲吹豳籥以宜民蓋七十二候協其應而二
十四氣無勿均律中姑洗時屆杪春若稽古制廼
命儒臣緬姚虞之律度察在天之呈形原夫協帝承
符紹堯出治化始家庭道隆孝弟河圖告其帝期干
羽馴於聖世吞岳牧以襄猷徧羣神而肆類按四序
以準時奠兩儀而定位爰當敬授用詔司天朝日夕
月占星定躔重黎之所未習羲和之所未傳將布令
而敷政憑璣衡以察焉若夫天位乎上渾渾無端左

旋右轉若珠在盤黃道赤道二曜運行於其際青環
黑環五行迭見乎其間擬觀象以崇效斯靈承而鑒
觀維玉爲管平衡是式仰而瞻之與天無極追琢旣
有其章矩度不愆其職象橫吹以無聲擬葭管而愈
密璇儀之所昭回胥粲然而勿失爾其理以形求法
由器審仰睇顛蒼旁窺流景幾爲體而衡爲用亦璿
常動而玉常靜當雨晦而風蕭或宵昏而漏永譬測
海之有資望指南而共省極象緯之紛繁且孰遁於
俄頃於是疾若磨輪圓如倚蓋日以遲爲進月以疾
爲退薄蝕成於相掩閏差始於交會升恒之理攸昭
陰陽之義斯在羲暉出没蟾兔盈虧晦朔弦望寒暑
歲時躔鳥玉兔之象扶桑騫樹之枝魚減蚌盈之變
重輪抱珥之奇假尺管而考驗實昭垂於靡遺至於
金號長庚火名熒惑歲則在東辰乃集北填星中央
是曰土德廻旋列宿之中出入天街之側或伏見而
無常抑循環而有則聚非集奎聯珠合璧九野鱗鱗
星榆歷歷若燭照而數計含璿衡其焉測爰是析因
寒燠朔南西東對時育物候呂吹銅以調六氣以叶
八風無遠弗届有象咸通蓋不俟馮相保章世其氏
挈壺刻漏習其功章葦紀元之準已具於神明制作

之中迨夫典冊攸垂師承勿替渾儀猶璿璣之遺圭
表實玉衡之義洛下殫其幽通一行符其冥契亘六
合以窮微審四遊而卜歲酌古準今因時定制晷影
之永短以平經緯之參差悉備左旋右旋以爲往來
極南極北以別分至箕畢之好象乎雨風州野之區
應乎辰次粵稽古而修明顧今昔其奚異况乃辰居
星拱維德動天財成輔相維帝乘乾故勤民爲欽昊
之本而鑒古實懋德之全禋六宗而奉若統四德以
糾虔感再中以仁儉回熒火於三言斯則祇承以陟
降奚必則古而稱先乃若緯測之經占候之術周髀
宣夜之紛紜太白東方之詭譎匪警畏之攸資宜推
算所勿述然則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念於穆之難誑
凜儀象於有赫萃七曜於一心斂休徵而惕翼彼符
瑞之侈陳烏足與觀
至人之令德

稟

真

宣

經史賦

有序

御試

康熙二十四年

臣聞重學崇儒 聖世大同文之治因人徵事
 哲王切稽古之思惟諸經為載道之書而列史實
 觀型之要論傳虎觀每辨異同序出邇英用資法
 戒尚矣欽惟

皇帝陛下離文廣被乾德懋新日隻日雙旣探聖賢
 之奧部甲部乙復綜帝王之全固已學備古今勳
 銘典冊乃當 講幄談經之暇彌厓黼展問道之
 心特試儒臣俾陳經史 臣學疎六籍職媿三長竊
 從咕嗶之餘畧悉源流之概不揆鄙陋謹獻蕪辭

賦曰

苞符初啓五緯耀光丹書綠字文教乃臧觀天象以
察變審人文而化昌粲日星之在列儼雲漢之爲章
書封宛委典祕西陽秦灰旣熄魯壁方彰受漆書於
杜林校石經於中郎寶真本之瓠史壘博雅之書倉
五車統會四部分藏金題玉躐緇帙縹囊維經筭與
史乘實載籍之弘綱粵自龍馬方呈河洛始貢立畫
披圖因時效動夏良商坤乾元爲重義文周孔衍其
傳卦爻象象異其用實理立而數存遂前民而覺衆
陶唐虞夏代有傳書典謨訓誥制治攸殊精一危微
之統緒兵農刑政之興除竹書發於汲冢掌故受於
焚餘允帝王所莫外矧疇範之與道俱爾其溫厚和
平詩以言志正變雖分性情攸寄比賦興之較殊風
雅頌其各異大化始於二南刪定通乎六義總以適
夫人心卽採風而已備惟聖之道志在春秋春王正
月大矣尊周予奪是非之正興亡理亂之由筆削以
定文獻以修游夏所勿克贊宜告備而虹流迨夫蒼
萃諸儒是曰大禮考工以補冬官曲臺以秩人紀大
而朝聘祭饗之儀細及內則少儀之理綱舉目張禮
明樂美詎綴葺於後人乃經曲之有體此皆載道之

全書與天地而終始至於儀禮周禮委曲周詳齊論
魯論見道美牆左豔而富功翼素王辨裁清婉公穀
分長爾雅極卉木飛潛之細孝經實至德要道之常
咸文章之淵府允道義之津梁垂萬禩而勿替胥異
代而同堂然而傳會滋繁異同紛起師授專門雌黃
詆毀擬易則太玄元包說詩則五際四始今文古文
以疑書大戴小戴以議禮張蒼杜預之鈞深何休范
甯之櫛比譬繁星之爭明若蹄涔之測水苟返本以
窮源夫孰窺其所紀若夫道以經傳法由史立羽翼
天經扶維人極祖麟筆以編年規壁書而紀實繁懲
勸之是資詎旁搜其勿及則有網羅百代創起龍門
蘭臺今史著述攸存信史家之弁冕匪羣材之可倫
范繼班而述漢始華縟以成文志三分於陳氏乃帝
曹黜蜀之紛紛晉魏以降史職彌專或奉詔而奏草
或獨撰以紀年或合衆長以成帙或歷歲月而始傳
或以稗官貽誚或以穢史叢愆嗤齊諧之冒史復何
有夫長編然觀南史北史之竝行舊唐新唐之各著
廬陵接班馬之遺潛溪表金元之緒通鑑出而法戒
昭綱目成而褒譏寓斯史氏之攸光允三長其各具
是故道之體用具於經政之污隆備於史經學舉則

學術醇史職修則政事理披典墳丘索之餘溯疏乞
循蜚之始皆相輔以成文斯交修而疊疊
天子備千聖之令德審歷代之源流統天人以懋迪
被民物而遐周猶且蓬山鄴架爰吞爰誼細旃廣屢
雖休弗休考史成以鏡古開經幄而進修太常博士
之所掌金匱石室之所收陳農之所未輯河間之所
未求靡不殺青竹素索隱探幽瑤壇祕閣充宇汗牛
一道德而同風俗型百辟而格九州美哉蒸蒸乎右
文之懿軌又奚論乎石渠天祿之儔

擬大獵賦

皇帝十有七年秋九月大獵於南苑講武事也維時
金風乍肅玉露初流寒蛩夜語候雁南游風蕭蕭而
捲戶霜颯颯而被丘洞庭波兮木葉下鷹隼鷺兮羽
族愁葭迴南呂祭屆羆劉稽人竣事萬寶畢收正勅
法明刑之日亦詰戎習武之秋於是圻父諏儀秩宗
筮吉宜則天行以應商律乃啓端門警仙蹕六龍矯
首雙鳳齊翼青旂冒夫朝霞紅旌彗乎皎日召烈缺
使前驅命豐隆而後集吹清角以啁嘈鳴征笳而凜
栗鏘玉鸞之輅車按金雞之廣術度阡陌之鱗鱗睇

鳳城之奕奕懾萬國而誠六師於南苑乎是蒞夫此
南苑也靈囿萬戶層城九重迢遙帳殿縹緲離宮周
池不鑿珍林自豐峯瞻涿鹿門對沙龍踞鷹之臺百
尺儀鳳之門四通戶鮮金鋪之飾堦無玉璧之崇長
松蔚柏紫篠丹楓繚垣環匝茂草蒙茸翳天蔽日莫
知西東周法禽獸充仞乎其中爰乃陳車攻之詩奏
蒐獮之樂揚風發之靈旂引雷空之巨礮狸首三歌
騶虞九作劍啓星移鼓行月落張師徒以合圍陳百
戲而奮躍則有楚材三戶蜀郡五丁魚麗七萃虎賁
九營伏飛決拾之士拔山超距之英翼展象犀之卒
箕張羆豹之兵據河魁而列陣乘太白以揚旌叱咤
而山河震悚跳蕩而林壑驍騰旃鬚鶴膝機臂魚文
草枯鷹疾沙軟蹄輕馬則追風逐電人則躍景騰雲
控弦則弓彎明月飛鏑則羽簇流星於是雲怒濤舒
雷行風往瞋目星奔發聲谷響拉虎摧熊分犀裂鱗
殪遁兕於陰林抉文豹於榛莽伏嶺之狐喪其居顧
窟之兔奪其養麋麀之巨駭其羣獐麇之細褫其膽
亦何俟擊伐以躬親固已陳三品於陛級之上迨夫
彌天置網被野張罟虞人逞技羅氏喧呼仰虧流景
俯接平蕪雖寬一面猶用三驅曳鳴雁下飛鳧梢駕

鸞落鼠餘翔鸚掩於絃內矯翮隕於荒塗九霄勁羽
三匝啼鳥鳩鵲水宿鷓鴣雲扶莫不薦陳珍膳近狎
雕笈蓋上林長楊未足侈其盛而甘泉驪阜亦何能
壯其模况復蒼隼脫鞞海青遙戾飛土彈空繁弱振
地七札頻穿五羝同殪猿抱木而遙驚鳥聞弦而早
墜鹿有由而自來雉承媒而畢萃獲無問乎公私地
奚殊於險易詎卽鹿而無虞實前禽而後至於是陳
大射奏承雲挽迴日靜征塵進百福之酒飾五采之
正唐弓九合夏箭三成騎揮九逸轡縱五文始移竿
而貫鵠旋聽鼓而鳴鉦太史書籌而紀勝司馬頒賞
以疏榮褒人飭饌酒正揚觥杯浮鸚鵡脯擘麒麟蜀
郡魚油之錦莊山鮫文之金茲白乘黃之駿金貂玉
珥之珍策勳受錫以次而升褒鄂從龍之傑揖讓於
虎幄期門廝養之末忭舞於柳營旄倪聚觀之衆攢
驂而噎軌要蔡來庭之國服教而畏神濟濟乎桓桓
乎若葵藿之傾旭日萬壑之赴滄溟獵畢禮成天旋
日轉宸衷允懌軍容胥展霞映戈明颺隨旆捲月
出西山燈連上苑魚啓鑰而門深龍啣燭而露淺綏
萬騎之羽儀迴九重之步輦奉長樂之歡心啓
重闈之廣讌獻俎寢廟賜生列卿功銘石鼓曲度

金罇文園上大人之賦揚亭述羽獵之音于邁有從
公之樂農隙無屬車之驚游心治籍問道聖經兩階
來格六幕率賓允哉盛德乎旣乘時以講武乃耀德
而不觀兵

西域貢獅子賦

若夫儀鳳來庭祥麟出囿犀兕偃於遐荒騏驥充於
內廐鴟張螳怒之衆旣倒戈而勿前島居卉服之氓
亦奉琛而恐後乃睠西隲貢茲馴獸允盛化之攸同
凜車書而輻輳方其白狼誕異鳥弋鍾奇千盤巨壑
萬仞崇崖烟雲變幻林木蔽虧猙獰怪質突兀奔馳
祥未徵於白澤種獨擅夫青猊匪觸邪之豸角詎隱
霧之豹姿當虞羅之乍及辭巖谷而羈縻繫享王其
敢匿奉梯航而獻之於是縹緲雲山焜煌玉帛虎路
三嶼羊腸九譯帆檣萬里之勞輪輓千程之力關河

楊柳之津驛路芙蓉之側父老扶杖以攢觀童穉填
驂而嘆嘖此共訝其珍奇彼實陳夫方物其爲狀也
拳毛似斗怒目疑星頰鬚狼集濶臆鳥呻鈞爪鷹騫
之利鋸牙犬錯之陳柔毳拔豪之穎勁毫倒薤之針
珥耳宛足青鬣赤睛羣同牛馬族謝龍麟旣非百獸
之長猶同麋猫之形而其爲物也力擅齧豺威傳搏
象螫熊驚呼哮虎匿響裂獸則血溢巨川攫鳥則毛
吹指掌吐聲而遂谷雷奔躍目而幽巖電朗四十里
之雞犬息鳴五百程之風雲驟往出林踞魏武之車
夾座侍金仙之講雖傑驚其難馴同豢龍而畜養爰
乃鎔金作柙鏤鐵爲籠遠踰五嶺言歸上宮虎圈之
山君失其暴象房之大客憎其雄方依仁而服德遂
戢猛以斂躬望兩階而率舞逐六擾以從風斯豈駕
馭之有術實乃至順之攸通上士陳辭侍臣獻頌槃
木來賓旅葵入貢維德格天無遠勿動肆騶虞角端
之祥與茲白乘黃而効用

天子曰嚳是物也予安所用之今夫深耕致遠民用
是資龍文鳳采瑞爲世儀狃狃獠獠之蟲其何知爰
命服不寘諸上林大官錫讌以勞厥賓蓋

上之所寶在土國之所重惟民信柔遠而能邇亦何

忍貴物而賤人

黃金臺賦

燕昭王既卽位臨乎易水升自薊丘眺恒嶽之巖嶭
俯桑乾之奔流挹西山之翠爽睇龍潭之白浮盧龍
峙其北戶涿鹿扼夫雄州吹春陽于黍谷紛車騎于
蘆溝睠山川之如故忽憺焉而深憂顧謂羣臣曰纘
服前王保邦令子簡賢棄國喆后所恥是故臣靡進
而禹服載新巖叟升而商丁嗣起管隰用則會肅兵
車方名典則烈高薇芑皆積賢以自彊况得人而共
理孤嗣先世之宗祊嗟艱虞其未已甘棠之遺澤猶
存銅馬之鐘簾乍燬方將棲甲楯于稽山誓投鞭乎

濟水弔死問孤卑躬厚幣與氓庶同苦甘冀招徠夫
多士顧乃俊乂裹足髦碩迴車寂寥雁帛縹緲鶴書
詎占熊之失尚父抑吹簫之去伍胥允焦心而刻臆
胡北轍之倒驅將求賢而敬事其何術以教予郭隗
先生進曰帝者尊師王者求友霸主擇臣亡國廝走
驪黃牝牡眎其羣杞梓梗楠擇其有璧來和氏之閭
玉出崑丘之阜干莫延平之津竹箭東南之藪楚有
材而晉用鞅去衛而秦取豈必豪俠盡出于幽并材
武悉登乎朝右且夫龍興雲湧虎嘯風從愛寶則夜
光照乘嗜美則細腰名官辟商羽之協應感堂陛以
攸通誠博選而北面奚有夫泱泱之大風王亦聞古
之令辟乎絕影追風是名良馬命彼涓人載求于野
覩駿骨而覓悲悼空羣而涕灑台奚恤乎千金俾聞
聲以致生者爰是穆駿雲來注駒颺起良造前驅歎
臯至止天駟下于雲中織離來于西鄙月頰侈其權
奇霜蹄驚其迅駛未期而馬至者三矧招賢而奚遠
千里王欲致士請自隗始王乃適然而喜畢然而興
命羲和以吉告敕禮卿以儀陳規方辨位審曲面形
壘石爲臺于彼郊闡采漁陽之文砥致鑿閭之貞珉
集悲歌之壯士部擊筑之羣倫陶人奉甃巧者效忱

公輸佐巧匠氏運斤措址固于磐石崇臺鬱其嶙峋
文梁貫乎日月畫棟接夫星辰懸三品之美質萃九
牧之良珍罄萬鎰而弗恤經百鍊而常新瓊閣玉樓
失其麗藥宮銀闕疑其真信築宮而改卜用虔召夫
哲人于是辨色視朝未明聽政敷奏旣終升輿而進
揚龍鳳之文旂駕鸞鷟之萬乘躡金臺之嵯峨諏高
賢而拜命奉觴薦匱陳謨執敬氣壯三州慮周四境
泱泱督亢之坡浩淼高粱之浸悲涼朔雁之哀凜冽
邊風之勁竝凄切于予懷冀重收夫餘燼斯則經始
之雄心或亦于來之協順若夫賄豐鹿野麗擅章華
彈人以戲作法于奢役青陵而築怨守金穴以爲家
方且眄臨淄而涕隕詎云臺榭之可誇爾乃冲德布
聞賢聲寢廣九陌傳呼八方結想蘇子自周來屈景
自衛往劇辛籌合從之餘鄒衍肆談天之講任羣材
以國政奉樂毅爲亞卿合五國之甲士下七十之堅
城東侯遁莒朔騎連營積怨乍雪深怒以平植薊篁
于汶上設齊器于燕京反故鼎乎磨室歸大呂于元
英咸歎王之知人能得士崇勳峻烈與三臺而崢嶸
重爲歌曰高臺峩峩兮易水湯湯築館致士兮勉勉
我王黃金燦兮棟宇光士趨來兮霸業昌除兇雪恥

今酬先皇登臺飲至今樂且無央

壁影賦

壁影何月影也而花木亭池悉具焉月之影乃在
壁壁之影無非月夜久靜觀恐非俗筆能畫也

融風警夏禾甲不鮮魚噉鵲怒澗枯木燃六螭甫息
玉宇乍圓微涼入夜素白滿天軒櫺學月萬象盈前
盡態極變靡不森然受者如練映者如川綴者如繡
動者如烟巨則輪蔽纖亦絲聯直疑山立橫似波連
象山河於尺帛圖雲物于寸縑徹琉璃而作障懸玳
瑁以爲簾旣紛披而宕漾復參錯而芊綿若雲描與
天繪憑月管而布焉爾其濤箋十幅壁高張而霜毫

數矢棟輝光而臨摹萬本密樹列而皴染悉備宵光
徹而車蓋蔭畝松婆娑而長戟倚垣竹森羅而桓圭
半剪桐初放而螺文細疊槐相向而荇藻橫斜蘭枝
敷而珊瑚錯落葡萄疎而海棠始萼舞衫秀而臘梅
戴藥水肌瘦而紈扇疾揮蕉翩翩而玉塵短拂菊仙
仙而銀瓴倒蒂榴旋舞而蠟珠紛列柑可數而鳳卵
顆顆桃實垂而雞距鬢鬢葵葉齊而縣鐘編磬瓜棚
集而垂鍼倒薤柳堤密而宮綵繽紛庭荆紅而鬢髮
連蜷徑草茸而文梁飛雲藤架覆而繡栢繞砌雕闌
曲而渚田方廣池發平而巒岫嶙峋壘石成而翔鸞
入座臺軒爽而蹲猊伏草石麤莽而方如削玉几磴
磐而圓如聚貝盆盃攢而湘娥掩映簾半捲而篆烟
縹緲香初遠而雪藕籠紗琴在縣而牙籤碎錦書滿
前而蕩兮若搖輕風至而黯兮若失微雲蔽而噤兮
若聲晚蟬嘒而突兮若動歸禽戾而參斗旋兮羣影
隨杳不知其何寄而爰爲歌曰犀簾兮葯房荷衣兮
荔裳清芬兮滿座幽輝兮半牀招涼颺兮碧筩欲皎
參差兮新月光重曰嘉陵兮翰墨輞墅兮丹青宛依
人兮靜影復何辨兮贗真摹子影兮鏤吾壁放我懷
兮共子清追臥遊兮三五夕莫相忘兮新月明

霞其緩生聽松濤之捲壑其風舒也秋聲到席疎影
澄波葉將黃掩山乍白多散幽芬於天末寄蕭澹于
崇阿恍清音其可接託雅意于嘯歌其月至也高映
峯明光含石醉夜冷仍空宵深如媚冰雪瑩其清姿
星河澹其無翳閒俯牕以遐矚欣靜綠之未睡况復
文茵被谷幽巒貼天亭能致遠嶠可入筵客邀青兮
睽戀秋鋪黛兮痕鮮瞻紫崖兮淨掃望丹樹兮紅捐
詎櫻欄之乍拂俾林谷兮修然正如絳樹晨妝淡櫳
雅髻萼綠遊仙香生素袂又若笙吹緩嶺卉服游翺
雪連空谷鶴竚逍遙嗚呼世競榮華山趨附麗春苑
搖紅炎風失翠雪亦雷同霜偏告瘁孰若茲辰澹然
高寄上林青兮玉樹洞庭黛兮君山吳峯高兮招越
岫太華翠兮連終南歛隋堤之五綵森岱嶽之千盤
宛青蔥其可數影疎檻以生寒余不能賦此淨也尚
效著屐乎謝安

此余年十餘時社課也久失其藁兒輩偶於殘帙
檢得之徐庾小體真慚學步未能也自記

蘇君之命與小齋其神學也夫道也自昔
此余年十餘報所賦也入夫其藥民章謝似與判
效苦尋平攜矣

家青蔥其何難濕瓶謝以主寒余不計知此等也尚
幽太華翠台數餘南煥謂與之正絲森谷熾之干盤
高齊士林青台王樹國與黨令吾山與峯高令臥賦
蘇孫炎風夫舉事亦謂同霽論古率與昔效氣鬱然

蠟梅花賦

臣居槿戶澗畔林邊萬卉盡脫有花澹然名與梅伍
質以蠟傳幽芬滿徑賞而賦焉若夫紅豔漁人之水
青留西子之堤紫落珊瑚之樹翠分蛺蝶之圍蒲辰
則榴枝絳捲萸節則菊藥黃迷蕭靜則谷蘭作友旖
旎則木芍名妃或擬櫻桃之佐或聘海棠之妻或覆
新亭之井或連故苑之畦名金傅公香分盧女洛下
洗粧池邊解語莫不各趁芬辰競依雅序賞心縷管
之儔託契絲文之侶茲乃清風餞暖朔氣迎寒霜凝
萬木雪映千巒羣英彫而已瘁佳植落以俱殘獨孤

清而挺秀且修澹以娛觀斂淡黃兮色古剪靜碧兮
容端傲隆冬兮骨瘦凌結凍兮神安松醪賞而月下
麟脯對以露溥幽芬襲而浣俗奇葩列以破酸紛穎
穎其若珠圓容栗栗其如珀吐旣黯澹其似脂凝復
羅列其猶星聚謝麗色於紅奔辭冶顏於綠嫵散幽
意於雕闌綻寒芳於野戶繁勿薦此光榮誰當哀其
清苦爾其庄閒綠野閣秀紅樓梅花字墜楊葉名洲
珠簾颺而草暗寶檻列以香浮煖重帷其若夏冽甘
泉而生秋倚疎屏兮乍發傷孤館兮未收暗香達兮
滿徑幽姿動兮盈眸匪玉缸兮影舞不金錯兮容修
至於美比西方佳傳南國性護奇葩心憐雅植屏俗
萼其勿愉委羣華之欲擲采素質以爲容擷孤芳而
綴飾茲實浹其幽懷若欣承夫雅飭爰是佐華勝侶
步搖環綠黛貼翠翹吐寒芬於金釧舞逸態於銀貂
助蘭膏以不死映梔貌而如描非春藹之足擬詎秋
卉之可超亦有玉面才人金丸公子鳥署爲歡蕉牕
自喜清琴在牀奇書滿几晝集吟笏夕觴花史醕傾
竹葉之杯墨落桃花之紙曲連洛鼓之聲歌入羸簫
之耳或耽茲異馥飛叵羅於月中或受此清幽輝珠
玉於宇裏皆雅暢乎斯華勿怡情於彼美若乃寶肥

枝於東舍繁俗卉於西園繁紛紜而是樂嗤佳種以
弗憐斯則蠟梅之妬也安知此之芳鮮爰爲歌曰涼
風吹玉蘂寒月護幽枝不共芳春侈藻景應留殘臘
伴椒卮歌響未畢松風瑟瑟花夢未回吟竟欲逸願
金鈴以護之長伴台而永日

健松齋集卷之十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表

擬

上命內院諸臣校正通鑑書成進呈 御覽羣臣進

表 康熙二年

康熙癸卯科
浙江鄉試

伏以 道存今古丹扈垂法戒之書 業尚居稽青
史立勸懲之極惟千百載之治績向 講幄以披陳
斯一二日之圖維與 緇芸而共永入鑑事鑑無非
始終典學之微是訓是行如見 夙夜殫心之密功

慚汗簡慶洽班聯臣等云云竊惟治世有三權曰天
曰君曰史制心無二道紀事紀動紀言典謨訓誥代
有傳文虞夏黃農史無溢筆晉乘楚杌何當制作之
符正月春王隱寓憲章之志左史所徵在事固卽事
以見其人馬遷所重在人亦因人而得其事扶風蒐
羅百代博而能裁蔚宗贊述諸篇華而不縛正名爲
大乃帝曹黜蜀漫無正閏之分君過必書何燭影斧
聲未見褒譏之正遂荆蕪於五季還榛莽乎六朝吳
越亦有春秋楚漢亦有春秋豈真大書特書之例天
祿亦曰外史長源亦曰外史不無文勝質勝之疑况
乎警戒無資圖書自喜每奏稱善止陸賈之新篇憾
不同時嘆相如之一賦石渠稱制僅辨異同虎觀橫
經徒勞歲月雖邇英作序終沉黨錮之碑卽綱目續
經未盡生平之學以古爲鑒自昔罕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亶岐嶷 性成敦敏 敬承禹道鈞
臺紀姒啓之功 丕顯文謨清廟頌寧王之孝當
黼座譚經之日厯宵衣問道之心謂繼治繼亂理固
從同而其義其文爲類甚博一部二十一史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吾未及史之闕也三千七百餘年莫爲
之先莫爲之後豈非待人而行哉若夫涑水勳名見

於元祐兩代而其生平論斷備在通鑑一書窺宣聖
之羹牆接龍門之鉢履儀型渺矣或若存而若亡楮
墨燦然實識大而識小爰命院臣弘開祕閣才推
二至會當校其豕魚業擅三難仍須正其字句蓋史
以鑑著既不等杞宋之無徵而鑑以通稱尤當萃古
今爲一理屬詞比事勿忘其勤搜逸闡幽俾新厥舊
沙堤高敞頻留學士之蓮綸閣穹隆遠映侍中之筆
聖人之勤也羣工有責焉臣等識媿左狐學慚揚馬
居恒稽疑考信冀陳一得之愚今日內靖外寧擬上
千秋之錄入西崑之玉局古道照人裁前史之金根
新型不遠芸蓀雪映散雲氣於墨莊韋竹烟蜚聽蠶
聲於筆陣前徽可考方將率厥攸行後事有師詎曰
其文則史伏願永厥令終所其無逸思勤治
理集凝丞輔弼以交驩治躋昇平合格致修齊而
共勉是非賞罰適協於中禮樂兵農務從其大將
言以道接遠駕漢唐宋政教之先文與行孚聿追
夏商周邳隆之治

其前以准制之

言以徵其效其書未延考之決 文與行平事

共成其非實借激謝飲中斷樂兵費務於其大

其妻與丞神師以交觀 台觀長平合林延步齊而

其文與史大觀 永觀令絲 河其無幾 思謹

其文與史大觀 永觀令絲 河其無幾 思謹

其文與史大觀 永觀令絲 河其無幾 思謹

擬

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羣臣謝表

康熙

五年

康熙丁未
科會試

伏以 盛世厘民依總秬率常供之典 興朝壽國

恤銀鏐餘不盡之藏 定久暫之良規益下不損於

上 權金粟之遠利足國期便於民 德音風發乎

彤堦 雅澤春回夫白屋歡生兆姓喜溢工寮臣等

云云竊惟辨方定賦禹貢有三壤之供度地取民周

官重九式之典蓋上供原不可缺而制法務使其平

以民力運民財猶是先公兩田之義卽公賦歸公帑

要亦惟辟玉食之宜故近者力易致其麤遠者力艱
致其精原期協常以通變而貢不欲強其所無賦不
欲盡其所有尤宜準古以治今自芻牧不求痾瘵罔
念征求無藝人嗟白著之來新法乍行戶識青苗之
困上下年之豐歉勿酌大小東之杼柚其空望杏當
耕卽稱貸以舉種瞻蒲可穡旋指禾以完供墨吏之
豁壑何如小民之脂膏盡矣况隨漕僉運盤剝旣累
於重科則以金代糧輕齎或免乎餘羨然而民哀政
虎吏媿賦蛇耗贈之例猶同未必金生而粟死追呼
之聲愈怒能無糶穀而賣絲欲仍不易之常端賴

維新之令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澤沛風雲

恩孚雨露

逋蠲四載櫛

松下珠玉之音

法減三章園草靜冰霜之氣固已

仁周西北乃復

念切東南謂白糧與漕糧竝征賦

式原有定制而本色與折色孰便利害必取攸宜蓋
向以餽運之勞民不欲使一身之需與一國之需同
其輸輓乃近聞正羨之病下將無使一路之哭因一
家之哭竭於誅求况歲旣有凶稔之不同則價不無
輕重之難一若概以定額爲準或恐星斗北而箕南
然聽以時值爲衡必且狙朝三而暮四爰命全運

悉仍舊章從此天膺常盈玉粒慶陳因之富固亦民
勞堪任銀河忘漸石之勞洵九重克灼乎人情斯
八表咸沾於聖化臣等麥穗無聞繭絲自媿民風
雖似草未遂生成賦法比諸弓安知柔勁竊附循良
之考下下每懷荆揚之錯中中欣茲與命重申自有
易轍更絃之美實惟乾心合德不俟瞻雲望歲之陳
供億有常催科敢後伏願無逸書屏未央問道修和
入政府事不越虞書保乂三農出入允揆周禮則五
百里四百里三百里秭秬米均列職方之版而八十
物七十物五十物貢助徹統歸王會之圖矣

擬唐東封泰山出玉牒宣示羣臣賀表

開元十三年

伏以金函煥采明堂告有道之文玉檢浮香岱嶽紀
無疆之祚惟一十三載之治績美懿德於山川斯七
十二代之禎符告鴻猷於天地祝史志呼嵩之盛工
僚欽協帝之祥事美升中道隆昭格臣等云云竊惟
禮崇柴望常典秩於虞書化啓登封盛事傳於管氏
烝嘗禴禘宜思百祀之先衡華恒嵩必尊五嶽之長
蓋惟岱宗表天孫之望且以震位當辰極之中縹緲
雲嶠遠接乘鸞之岫嗟峨日觀遙連辨馬之峯吳越
周秦列嶂之游觀萬里鄒滕齊魯山靈之毓秀千年

洵棲神可接穹蒼况觸石能興雲雨故自軒黃而後
禪云亭禪社首必表望於東方爰逮中古以來禮泰
時禮泰壇鮮躬巡乎梁父之朶刻石空傳避雨之山
汾水馳旌浪奏練時之曲雖典制侈爲美舉而沿襲
終屬虛文天覆雲油司馬之書未獻銘庸紀治義身
之表空聞上明堂之圖孰是天心克饗讀乾封之頌
得無民力堪哀名山間陳祝嘏之辭下里終切矯誣
之嘆茲蓋伏遇○○○運啓昇平勳高耆定蟠仙
李於永固武功文德交修剪鷓翼於方殘內治外寧
畢舉樓開花萼氣協熏篋席敞金華學優圖史允矣
英明之質作述文皇况兼仁厚之心淵源高祖乃當
禮備樂明之日特修告功報德之儀秩宗奉主而請
焉維帝時舉天子搢笏而拜曰予其欽哉蓋予一人
舊勞於外實惟天啓臨淄而爾百職入告我猷何必
祠陳太乙遂俞衆請特命東巡玉輅星馳歡慰齊州
父老金根雷動驚來魯國諸生玉帛送陳笙鏞雜奏
三和簫管應知帝享神歆六變鼗鐘會見山鳴谷應
十八盤之磴道聞呼萬歲者三億萬載之休徵共慶
一時無兩于是登之玉牒兄堯舜弟湯武與赤文綠
字俱傳乃復宣之羣臣內輔弼外旬宣知鳥篆龜符

獨盛龍章夜粲遙籠大夫之松豹髓宵燃氣肅真人
之座臣等燮理何能追隨有幸沉香亭北喜奉宸遊
太液池東親承睿藻欣茲報祀升柴之舉乃從大黼
合樂之餘不獲贊化亮工追房杜同心之績雖當囊
書珥筆陋程李勒石之文伏願治警三風思勤十漸
歲巡首於東省斂省耕深念兆民爲本肇祀致其敬
有椒有飴每懷明德維馨將得士燕天常集璽降河
清之瑞修誠答昊永著卿雲甘露之祥

頌

萬壽無疆頌

有序

臣聞自古帝王乘乾御極莫不鍾川嶽之精英受
天地之篤祐用能不承駿業誕啓鴻圖唐紀瑞於
赤龍漢肇祥於彩鳳瑤光貫月紫氣充庭由來尚
矣欽惟

皇帝陛下業兼文武統集創承勤孝養於

重闈鐘清長樂綿緝熙於講幄燈粲延英干羽格

乎兩階烽燧銷於四裔六符叶吉五德徵休時屆

三春恭逢

聖壽

一人有慶正符五百載之昌期

萬壽無疆共祝八千春之上算維時銅龍曉闢鐵鳳
晨開鐘簷盈庭簪裾塞路雍容鴛鷺若衆星之共
北辰輻輳車書則百川之赴巨海彤墀日麗丹城
風輕禹步堯趨

天顏有喜夔稽益拜衆志維虔光耀綺疏聲搖劍珮
千鍾獻堯之酒五絃歌舜之風益日升川至之算
以莫不增而虹流電繞之祥方斯爲劣矣昔者山
稱萬歲瑞啓玉卮節屆千秋書陳金鏡凡頌禱之
所寓實忠愛之攸存臣謬廁班聯親承 高厚欣
茲東西南朔莫不尊親祿位名壽咸歸大德輒附
壤擊衢謠之義冀伸嵩呼華祝之誠其辭曰

於鑠景命誕啓丕基作求世德慶躋雍熙我

皇受之一十八載克配彼 天永清四海紹聞衣行

率由舊章 重闡孝養曰篤勿忘典學親師經筵問

道躬勤萬幾雞鳴戒曉臨雍釋菜親耕籍田左圖右

史寤寐求賢蠲逋賑窮恩威竝建早禱郊丘撤縣減

膳誕敷文德載續武功覆載所及罔弗攸同蠢茲萑

苻頻年旅拒救彼一方

王赫斯怒天戈所向閩粵歸誠招携服畔撻彼蠻荆
波息洞庭氣吞雲夢指顧滇黔兵銷不用我

皇右文奎璧圖書周爰咨詢乃賁徵車多士雲興羣
材霧集揚馬鄒枚錫金詔食懿哉 聖德媲美虞唐
文揆武奮至治彌光春日載陽律中姑洗

天子萬年臣民燕喜駢玉交舄濟濟蹕趨日華五色
嶽響三呼述職躬桓奉琛侍子虎拜稽首矧茲卿士
星臨北闕杯獻南山

天子曰俞維后克艱
皇天眷命俾予亶厚妣任之貽敢忘

文母乃潔觥兕奉觴 兩宮千官百辟賚祉優崇九
陌傳歡百靈效順福履綏之邦家之慶祥光夜合淑
氣晨浮雲開三素化洽九丘保佑命申俾爾孔固於
萬斯年受 天之祐

雲南蕩平頌

有序

皇上受天景命續承大統薄海內外罔不臣服十
餘年來好學勤政時和歲豐垂白齟齬之氓蓋莫
不蒸蒸然沐浴太平矣比以海宇寧謐念諸侯
王勞苦俾各就藩關東偃武修文甚盛德也諸藩
凜奉德音罷侯就第詎非甚善乃逆賊吳三桂
以勝國逋逃受

世祖皇帝高厚之恩不思糜竭頂踵乃包藏禍心敢
行稱亂蕩搖我疆土荼毒我吏民間粵川黔相繼
煽動秦楚虔浙之間騷然無寧土臣聞之周禮大

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蓋諸侯有違王命則征伐之所以正之也是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彼義和洵淫葛伯廢祀罪之小者耳猶且張皇六師用彰天討况臣子而逆君父者哉

皇上命將出師一舉而服甌閩再舉而蕩兩粵隴蜀失其險牂河失其衆苗蠻土目望風降附三桂窮蹙旋就冥誅夫亂臣賊子未有不奪其鬼而速之斃者非徒辜盈惡貫也天眷有德必陰驅而默相之况降罰固有自乎此時銜璧面縛歸命闕廷或猶邀恩法外乃擁立狡童冥然負固夫釜魚穴鼠不待智者而知其無濟也行間諸臣亦何難滅此朝食顧猶長圍守之好生之德誠不欲以攻伐爲能然而春生秋肅仁義之道也

皇上惓念無辜旣寬以不殺之仁倘曠日持久供饋驛騷欲揀此一方民以與天下休息卽攻城馘衆亦何傷於大義哉嚴綸甫下師武臣蓋無不人奮矣賊將懼誅迎降城下之日吳世璠自剄其黨郭壯圖等悉從殄滅夫神武不殺所謂時雨之師也然未有不費一矢不僇一人而成功者今旬日之內全滇底定人不知兵此豈師武臣智力所

能致哉仁義並施 天之所以眷佑者良非偶然也昔唐藩鎮之亂九節度之衆不能制河北裴度李愬雪夜平淮蔡始禽吳元濟然終唐之世強藩叛服不常卒未能盡諸國而削平之也而其臣韓愈柳宗元輩撰爲碑雅鋪張揚厲以今較之 神功駿烈相去且何如哉傳曰王者治定功成則有樂國家重熙屢洽所暫煩 宵旰者西南一隅耳今版圖無缺四海一家從此獻囚獻馘嘉與海內維新

一人端拱於上百執事勤宣佐理於下寧人息事共臻德化之成其所以祈天永命者度非七制三宗所得彷彿矣於此而扶杖觀成雅歌尚闕則是文德武功超絕前古而羣臣咏歌紀盛顧出唐臣下也采薇出車之頌知必有賡颺太平者臣學業淺陋無能敷揚萬一顧七八年來 廟堂憂勤至矣維 天眷命成此大功敬述保佑申命之實使天下後世知我

皇上仁育義正非近代所能及也爰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清受籙奄有八荒文謨武烈作述同光重熙累洽

誕啓我

皇敬承勿替文武成康我

皇烝哉廣淵齊聖講幄崇經宵衣聽政興學明農祥
刑籲俊惟茲臣庶罔或不敬修文偃武懷柔百神
爾藩服逖矣西人俾侯於東一視同仁戩戈息甲時
乃盡臣蠹茲逆渠惡同安史具曰無將矧茲不軌瘴
雨蠻烟蛇皆從虺蕩我土疆殘我赤子圻父請討禡
牙誓旗
帝曰勿亟整乃六師奉辭伐叛厥民何知苟或歸命
尚其貫之厥惡勿悛

皇赫斯怒撰徒祠兵以征負固桓桓赴赴感馳星布
敵王所愾得道者助輿旄央央駟介旁旁詎時濯
征撻伐用張組繫入越角崩五羊黔驢蜀犬弭息戎
行夜隕欃槍鬼禡厥鬼彼狡童今載承凶慝元戎十
乘旦暮且克哀此無辜誰爲玉石爰戒徂旅簇簇重
闈叩棘君長奉璧來歸伐山通道彼昏阻饑須臾緩
死烏知其非

帝念征夫遲之又久旣瘁蒸徒亦殫糧糗

上天有命其何敢後授筴師中有嘉折首車徒乃譟
至於昆明羣醜景附奉表郊迎元兇授首脅從皈誠

熊旗指顧六詔底平捷奏長楊 天顏有喜黍谷回
春土膏脈起飲至策勳獻囚泮水維 天之靈敢忘
厥始乃頒大賚錫爾臣工蠲逋宥臯四海攸同臣拜
稽首制勝 廟中多方多士載績武功
天子曰嘻師行火烈誕告武成痼瘵乃切何以拊之
俾無草竊本固邦寧咸正無缺緝熙典學寤寐維賢
都俞吁咈如臨冰淵金甌鞏固王道平平保佑命之
於萬斯年

銘

萬柳堂銘 并序

古大臣致君澤民不廢山水游觀之樂然皆功成
身退歸老田園與父老子弟載酒賦詩相娛樂耳
其身在廊廟寄興林泉稱一時盛事者無有也有
之自今相國益都馮先生始先生宅揆論道澹泊
自安無珍玩綺麗之好丁巳冬屢疏請告
上溫旨慰留相國之賢

聖恩之厚有非偶然者生平虛懷下士暇則游心圖
史登臨觴詠以寄其意崇文門外有地一區沮洳

侯林齋集 卷之一
三
榛莽先生規而園之穿池築山爲堂三楹雜植花
卉竹木圍以柳萬本都人呼萬柳堂因名焉東爲
放生池又東爲育嬰堂召僧主之歲時携賓客讌
賞其中方春柳條初青平蕪漸綠遊屐雜遝無虛
日稱都城勝境或者謂先生家青齊今治園於此
得無美一時之遊觀未爲久遠計與嗟乎是未知
先生之心也先生隨遇而安視天地如寄旅何有
於園是故委之緇流聽之樵採小山突兀流水淪
漣楊柳之扶疎烟雲之變換賓客士女之嬉遊視
其鄉蜃樓海市何異哉景不前定以趣所涉爲景
事不預期以情所適爲事魚蚌羸蛤之得所則愛
物者視此矣嬰兒無主者乳哺之則仁民之意又
可見矣 廟廷事業山林經濟直以無心任之倘
謂侈遊觀娛心目豈知先生者哉士從四方來皆
爲詩文紀其盛象瑛受知最久輒從諸君後載筆
爲之銘銘曰

鳳城翼翼崇文之東沮洳漫渙茂草蒙茸人棄我取
勝地攸通絜誰構止休休馮公維公之賢百揆是宅
孚德升猷門無俗客維儉養廉左圖右籍休沐餘閒
遊觀是適乃睠茲土經之營之因阜爲山穿泉作池

倚松齋集 卷之一
堂楹軒敞塗墍勿施丹葩翠草縈繞階墀何以垣之
穆穆楊柳千株萬株攢肩接肘靜綠滿軒飛花入牖
車馬聲稀蕭然林藪對時育物休哉放生澤及無告
堂名育嬰代天理物爲國宜氓以小視大調燮惟平
在已之冬再疏請老

天子曰嘻咨予師保予資汝弼汝歸毋早公拜稽首
雍容論道爰以一德賡歌都俞錫之几杖榮及御
書端揆密勿其樂于于駕言出遊於彼郊居緇徒守
之榜無厲禁以熙以游或觴或詠不知公私何論遠
近公心若忘都人之慶人亦有言歸老於田燕齊異
地胡勿思焉維公之心無地弗然在朝在野以全其
天春日載陽芳郊豔冶斗酒雙柑繁陰之下公澤常
新如彼廣廈和風清節以告來者

車馬聲稀蕭然林藪對時育物休哉放生澤及無告
堂名育嬰代天理物為國宜民以小視大調變惟平
在已之冬再疏請老

天子曰嘻咨予師保予資汝訓歸毋早公拜稽首
雍容論道委以一德庶歌都命之儿扶榮及御

蕙收滋真氣吐風青鮮以昔來於彼郊居緝徒守

天春日輝照芳液醴命卡酉雙林繁創之平公新澗

賦賦思蒸錄公之心無此弗然垂隨垂地以全其

靈壁磬銘

浮玉在懸其來泗水擊之拊之以清吾耳

端硯銘

廿載石交是吾良田不雕不飾依乎自然以全其天

高風固其音錄觀步與爾為美

念爾平之遠振爾選精爾前之密爾輒益於爾望此爾

正不以錄

印竹杖銘

稔爾印產邁爾蜀都爾節落落爾神益孤緇塵九陌
焉用爾扶吾將歸老與爾爲徒

四弟小研銘

度之徑寸厥德則潤磨而不磷

健松齋集卷之十一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書

爲闔邑上余岫雲宮諭書

先生爲海內儀型二十餘載矣蓋自家學淵長人文
冠冕聲華翰苑衡鑑閩南凡人世甚全之遇皆所固
有無足爲先生羨者惟是高蹈遠識當黑頭作輔之
年卽引華髮歸田之興朝野倚重處之穆如求之古
人不可多得僕幸叨譜末信宿柯城不獲時親提命
寤懷高雅何日忘之茲有不得已仰陳者敝邑僻處

山中疊經凋耗先生所素聞也中間差徭之陋規胥
役之積弊劣衿里猾朋比爲奸雖兩經控聞檄行禁
飭而秕政如故蓋民困難堪者十年於茲矣昨舊令
景遷士民之心亟思脫水火而登衽席撫實歛陳字
字凄痛郡大夫梁公多方慰諭於是委曲調停酌爲
申飭弊端之議業荷諸當事矜允勒石嚴禁矣然天
下事言之難行之更難言者旣不殫勞怨而非力任
典除將具文視之何以慰父老子弟僕責深慮重誠
有旦夕不敢安者伏聞新任劉令君先生所取士也
夫尹公端人取友必端孟子稱之先生以人事君旣
以其才擢之賢書必且望其人爲循吏爲名臣今咫
尺隣封固相與有成之會况東山息駕以來誼周桑
梓所爲興利除弊者固有同心乎令君來謁幸以此
告之罷秕政振新猷使六十里得安其田里保其身
家新令君之施卽先生更生之賜也諸議中釐奸斥
蠹業已奉行惟差徭一事向來加派爲害最大兩番
陳請皆以良法未立致啓更端胥吏得以窟穴其中
今議倣開化汪徐諸前輩條定之例事由樂輸差均
合邑上不累官下不損民衆論僉同非同私派惟良
司牧力行之耳敝邑民俗淳樸每歲正供八月全完

於此更加之意遷擢直分內事爲敝邑正以爲令君
想先生不吝爲山城一援手也士民望恩念切謹將
條陳弊政十二款并酌定勒石公議錄上先生一垂
覽焉前此困苦之狀目前救弊之方斯民無可如何
之計僕輩萬不得已之情概可見矣

與毛稚黃書

聞足下名二十年嗣從會侯處讀吳書自歎僻處山
陬無由親承教益乃邇日過訪揚亭足下引之臥室
出藏書共讀高雅之懷亦似念睦陵僻壤尚有可與
言文如方生者緣杜門習靜不敢數煩起處惟日取
詩辨諸書冥心尋繹卽如常對左右耳僕於詩文一
道向頗究心不知而作動輒盈帙昨已奉塵清覽而
撰造止憑宵臆實未能極意于古作者加以志氣敝
於揣摩精神疲于車馬因循廢日所妨實多今避亂
西湖翻因患難而獲周旋于足下斯不幸中大幸也

夫古今慧業文人雖才具極大未有不虛懷而能傳者近見操觚之士纔解箱章便自尊大心莽氣張究無實得僕竊恥之故嘗深自刻礪冀不謬于古人非外示謙抑詹詹自喜爲也足下靜氣潛修以古道自處多聞直諒應在于茲實望取僕諸詩文嚴爲論定俾得附于作者之林感且不朽如謂下土蠅聲不堪扶進卽當謝絕楮毫不致取譏當世惟一言教之至于丹黃之澤實冀增重卷帙特恐過勞滋戾古人千里神交一言投合或有所以命之者此又僕所佇望而不敢必也肅布不宣

再與毛稚黃書

前於鸞情集讀足下擬漢卿騁懷之作甚佳夜來兩計生歌之善寫曲意跌宕豪激令人起舞已奏馬嵬宿草哀豔驚覓弔蘇一闕悽楚欲絕龍涎獸炭不知雪飛絃悲酒清醒而復醉避亂移家流離至此旣獲良朋兼與雅集人生樂事何以過之歸來頭岑岑恨不能作賦紀此勝耳僕才不逮古人常思以古人自處居止幸邇冀親直諒昨席間論文遽以歐曾相目持螢擬月豈所望於稚黃者邪至武令納姬詩鄙意以武令祇緣中饋早虛代供甘旨故敘及舊事星光

健林齋集 卷十一 四
月光哀淑配而美新姬正以重武令也不然乍悲秋
簾旋賦嘒星曼調柔情一時竝作天下謂武令爲何
如人哉原倡小星亦有蘋蘩託先見其大竊謂善頌
髯徐惟我兩人耳

與佷亭大師書

少從先大父避地西泠在座名流皆東南之秀時夫
師方馳騁詞壇高談雄辨大父指示僕此君非常人
不但文字見長也僕竊窺大作鴻文麗藻光采陸離
適寄試杭郡教誨提携情誼周至別來三十餘年矣
先公盡瘁舊時知交亦凋謝畧盡竊意遺老猶存歡
然道故乃大師棄儒服賈篴叟醬翁踪跡已不可物
色癸卯再至西陵則超然遠引且三載矣海鶴雲鴻
誰不讚歎然車塵碌碌未知飛錫何所瓢笠更無恙
否也客秋做鄉變亂携家會城與諸郎君握手問勞

得讀曹洞撰述始知大師近駐雲門猊座之旁人天
圍繞恨三至蠡城未得親承法誨乃遠寄篇章殷殷
舊誼昔者佛說四恩不忘師長大師不繫於情而情
獨至不獨僕輩讀之涕隕先大父九原之下當亦感
淚矣僕生平簡素旋里以來拙守杜門不與戶外一
事蓋患難之後閱歷已深不敢隕越以墜先德此番
播遷彌覺澹然但將來爲貧所驅又不免有蜂粘蛛
網之懼安得借吾師青蓮生火宅中也聞不時乘杯
西渡萍棲在望江門左近慈雲所至實爲便途未審
尚有此因緣否

上曹秋岳先生書

僕山陬鄙儒讀先生詩文私心嚮往三十餘年癸卯
遊京師所見名公巨卿交口稱先生且謂僕何幸得
與先生同鄉里竊憾僻處山中無由奉教大君子之
前聆其緒論昨秋移家會城有客傳先生虛懷延攬
謏劣如僕亦辱齒牙之末欲訂期過訪夫先生豈真
有所采于僕或亦好賢若渴忘其鄙陋耳乃三枉車
騎不辭風雨先生憐才好士乃如是其無已耶報謁
之頃辱詢先大父行實擬爲立傳先生之意蓋謂訪
求文獻具備苦心先人事蹟雖知之頗詳然不早爲

闡揚數十年後若隱若現若存若亡便非表章前喆之意夫前喆淪亡久矣老成典型孰若先生著述名海內而能留心故典以告後人亦孰若先生取幽隱而表章之自是千古盛心亦何容私意鳴謝惟是先大父生平大端載在史冊盡瘁以來知交零落未有一言及之者先生拳拳如此不覺感極而涕零耳年譜散亡後記憶不全昨承枉問補錄數條仰備採擇惟先生矜而許之幸甚

答陳際叔書

昨承招飲得讀爰間諸集如玉饌仙庖極珍錯之美飫德醉心况重以良朋旨酒邪僕生平無他長少承家學頗留意詩古文辭顧十載揣摩頻年道路未能殫心作者竊嘗私念人不問窮通胸中斷不可無學沉埋章句無論已卽倖與科第稠人廣坐中談及古今詩文之變瞠目閉口畧無以應雖曳綬垂紳仍與草木同腐僕亦僅免於茫然耳足下稱譽過當得毋增我愧悔邪至謂僕虛懷好問與世俗所號士大夫不同僕竊自信人惟不足故夸耳若稍有知識天地

之大何處可容我驕倨究之虛心人親之矜氣人厭而遠之亦何樂而妄自尊大也昨宇台稚黃丹麓諸子皆以此相推僕雖媿古人亦可見諸君子感孚之故矣此番移家祇賴文章朋友稍慰目前若旅况無聊數米而炊實有不堪告語者蓋世俗之論皆謂僕生世胄且叨一第儘可自娛不知先公盡瘁門戶蕭條當日所存悉燬於寇三十年來田園易主散處城隅惟師友一堂頗因貧窮砥其志氣倘使厭膏粱而襲純袴神明幾何未必不移而他用矣用是拙守杜門懼隕先德且蒿目桑梓謬爲條列利弊迄今五年誓不投公門一字非故爲高簡理固有不可者足下愛我試思自處如此尚堪患難相仍流離遷播否耶夜來承垂問故縷及之所謂可爲知己道也

亦來承垂問好對數公之海闊何爲賦日巖出
愛弄精思自與收北尚堪思難休以武猶選辭香雅
譜不述公門一字共道爲高簡。無固亦不四音與平

與徐武令論賦書

兩承惠顧雨雪載塗促坐縱談竟忘寒冽惜不獲賞
酒吳山一望西泠積雪耳日讀賦辨博雅精覈當與
稚黃詩辨坻竝傳僕少時雅嗜賦學手錄賦苑盈帙
問以已意評論如子虛上林起結仍近國策梁園諸
製情致無餘李唐應試之作膚詞習句正如今日闡
體規模既熟千篇一手矣阿房赤壁以記爲賦王駱
諸公以歌行爲賦雖才極橫溢揆之正體必有未合
近世若盧次樞輩非不刻意擬古然唐宋以後山川
都邑人事物類盡非秦漢之舊落筆不古易入俚近

後村齋集 卷十一 九
連篇累牘徒蒐奇字耳故愚嘗論長卿所謂賦心實
有得于筆墨之外非可以言傳若研京鍊都之作古
人已讓之單行千古自不當更爲效顰登高而賦如
二謝之風流蘊藉庾鮑之神骨森挺便使人心怡神
爽不必取古人而規規求合也愚意如此足下許爲
知言乎十年以來此事都已蕪廢所有少作期在指
示疵類乃稱許踰分至以遠過前賢相譽夫今人才
雖宏博終不逮古人遠甚凌江鏢鮑是何言歟僕生
平虛衷願毋流俗相待也尊公超然塵外所寄詩章
舊誼惓切殊不能忘手札煩便使代致不備

與梁錢塘書

僕文章無所知名丁未之役邀司農公國士之知召
見獎勵迥踰儕輩每念才智短淺無所報稱惟是詩
文末技或者殫志竭能稍酬知己然而碌碌里居又
將十年矣客冬得覩丰采數枉車騎高厚逾涯讀撰
著詩文藻思絡繹四應之餘乃風華掩映若此家學
淵長于茲益信僕自間關出險獲依宇下意在寄家
省會謁選長安而舊疾纏綿進退無據此時數米論
薪備歷艱困然卒未嘗輕瀆左右蓋喪亂之餘澹泊
自安不欲仰累清德耳旅中頗以文章自適不知而

作遂已盈帙諸君趣令授梓自媿荒陋且資身無術
何能及此前辱足下垂問不復自匿謹錄舊稿并近
著若干首倘不至取譏當世錫以弁言資之毛羽俾
天下後世謂司農公知人得士不啻以帖括爲能謏
劣如僕尚能服食書卷以報司農公且嘆足下能推
司農公之意以及于僕相與有成寧非厚幸如謂謏
陋下材不足爲師門光寵卽當閣筆焚硯不敢辱足
下以辱司農公也區區之意蓋在於此惟一言命之

答吳芬月孝廉書

芬月足下辱手示誨諭殷切所謂謹言語寡交游謙
卑自下省事節用此持身涉世之大端足下愛我良
厚矣顧獨以僕爲好名夫僕之兢兢自持者正爲能
好名耳古人有言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三代以下
惟恐其不好名蓋好名誠外務不可幾於道然以言
乎今日則猶其強爲善焉者矣夫今天下豈盡能若
三代以上之士哉平居無千秋自命之意一旦脫棄
鉛槧所好者聲色貨利伎樂之屬而已僕才識淺劣
于世無所短長非不知州縣之任與民最親然竊自

審性疎懶不耐繁劇又頗簡直不能伺人爲喜怒吾見夫爲吏者矣賢者思爲民請命常苦于掣肘之多令格之嚴密不旋踵以註誤去不肖者得一善地亦足娛妻子美田宅忽焉而敗身家隨之矣當此之時欲好爲名高其可得乎僕常自以爲憂適奉新例遂勉就京職然家值中落先相國田廬燬于甲申再沒于丙戌比又橫罹剽掠舉家流離不得已從親友假貸足下所知也嗟乎僕之志亦可見矣若夫聲色貨利伎樂之屬實所厭棄僕嘗謂姣好當前祇足疲精神而昏志氣年屆強仕幸而有子卽不當多畜姬侍蓋澹然于此久矣夫人一身一家之需適可而止僕承先人遺田纔九十八畝自舉進士且鬻去三之一十年閉戶未能有所增益也計自今身無逋負公賦易完三子各予田數十畝屋一區足矣深藏若虛安所用之凡人所供玩弄者如圍棋六博之類僕于此茫然不知豈真拙一至此由不好故不習耳足下以僕爲何如哉其一無所好而顧兢兢于好名者要亦愛惜品行砥礪學業或稍異于數者之所爲非真奔走公卿馳驅道路而博其名于天下也乃自名心未盡不幸有鄉閭之名有文章之名鄉閭之名非僕所

得已也夫人幸叨一第凡事關桑梓卽當爲之與其
利而除其弊若淡漠視之亦何賴有我輩故嘗痛墨
吏之貪饕蠹胥之橫惡劣矜土豪之相緣爲奸稍爲
論列罷差徭積弊歲省民脂膏鉅萬所言公公言之
而已而非好名以喜事旣爲民條議矣卽不得復有
干與是用謝絕請託名刺不入公門者七年理固宜
爾而非好名以養高里中少年才雋之士以文來贄
輒爲論次或資給薦引之獎掖後進吾黨諒有同心
而非好名以悅衆甲寅之亂大帥頗多俘獲其中六
人則傷郭農夫也僕見其旦供租而午俘繫故爲籲
請六人者皆得釋所擄多良民婦女僕聞而哀之脫
妻兒釵鐲贖難婦五口此亦乍見孺子之恒心而非
好名以市恩故謂僕好名者亦未親歷其境見其事
耳使人皆不好名將聽其困苦任其死生皆于我無
與矣文章之名又非可邀求襲取而得也好名之人
其業必不專僕非能殫心于古作者也童時學爲詩
古文辭先君子以進取尚舉業禁不得旁鶩私取而
伏讀之間爲詩歌自娛于是名爲能詩賦十餘年來
沒溺于揣摩奔馳于車馬義蘊未深不敢妄有撰著
也避亂居杭與諸文士約爲古學謬相稱許于是名

使林齋集 卷十一 三
爲能古文夫人亦患文之未至耳文而工也逃名而
名歸矣苟其未能卽炫美于通衢碎琴于都市孰從
而信之僕自反甚明此番入都尤刻意砥行所就之
官于仕籍爲最閒搜求遺書博觀經史求進古人之
無窮此則僕之志也以是而曰好名僕將安之而不
辭矣如徒奔走公卿馳驅道路若世俗之所爲好名
僕方恥之而又安可效之哉足下知我故具陳不宣

與萬臨晉書

銓曹兩接光儀正擬握手作竟日歡乃不自意有分
校之命比出棘趨晤而騶軒已遄返久矣桐城馬生
教思僕所首拔士其人負才積學以不得志於有司
來游京師意在背城借一卽圖小就其闡牘高遠淡
折語語性靈吐棄一切二三塲復淵雅雄博有史漢
大家之風僕以其迥異恒流原不易識今旣識之而
復聽其得失將來淪落可惜乃薦之過切反爲主司
所疑指心誓日詞色俱厲凡入薦始得冠本房榜發
之日長安傳爲美譚但家值中落授徒爲生僕雖以

得貧士爲喜然此生之潦倒困苦亦已極矣此時客
阻無資擬訪舊灤城爲旅食計便道特令上謁祈進
而教之吾黨憐才好士具有同心非僕阿其所好也

答施愚山侍講書

辱示李文達商文毅二傳事詳筆簡甚佳偶有未當
處據愚意商酌一二應台命耳先生不棄引爲忘年
交長者旣盡其虛僕敢不盡其直耶于忠肅傳原分
屬范檢討總裁以范君傳徐武功不當復傳忠肅使
二人咸出一手故以屬僕數月來搜采不遺餘力自
奉教先生又復質之潛菴石臺鈍翁阮亭諸君子至
是已五易藁矣僕意于公一代偉人不敢草草畧過
考核精詳期于至當來諭云毫髮無遺憾當書一通
焚之忠肅祠中其信然耶潛菴亦云宜亟上史館僕

生平謹慎故再奉詢勿致貽譏後人耳王翽崔恭姚夔林聰諸傳大約以吾學編爲藁子然事蹟散見於羣書者正復不少僕詳考而增定之殊快所未見也景帝本紀已屬草倣歷代史例大書不過數事昨見院長以進用文武大臣卽侍郎總兵之類皆當書又如用兵遣使以及蠲租旌表亦宜書其要者如此將不勝載矣僕力疾詳列蓋以爲繁而去之一舉手之勞耳若更以少而求益則繙採殊費心力也但景泰實錄出焦芳輩所紀私意傳會語多失實而館中又無書可考何以折衷損益俾成信史惟先生教之

上益都先生書

新秋人至伏審老夫子興居住勝精明強固倍勝往時且聞吟咏倡和時時作蠅頭細楷不覺狂喜天祐完人爲朝野倚重固勝常人萬萬也象瑛拙守冷署客春查改史傳忽得怔忡之疾心搖汗脫幾無生理重服葠藥始稍稍愈乃不自意遂有使蜀之命力疾西征棧雨蠻烟備歷艱險幸藉庇漸安得從事筆墨所見崇巒怪壑勝蹟靈區駭心怵目莫可名狀西趨秦棧東下夔巫得日記一首遊記六首詩二百餘首雖不敢言文或可備一部蜀道路程耳巴蜀人文淵

數向稱極盛兵火後觀場止九百有奇悉心搜錄得
士四十二人大半名下寒士其年齒亦皆十七以上
四十以下訥生督學曾籍三川名雋三十人驗其得
失榜發中式者二十有五副車二所未見者三人耳
以此頗爲士論所許雖拔取真才職分當然詎敢附
古人以人事君之誼然返之生平攻苦庶幾無負且
得藉此仰報知己吾夫子或亦聞之色喜耳至於凋
殘之極人稀土曠豺虎環門啼猿挂壁輶車所歷城
郭不完廨舍頽廢僅得於荆榛敗草中想見異時第
宅膏腴之盛荒涼蕭索真從來所未經見者閱歲一
年計程二萬里舟車往返行李無資窮官薄命乃至
於此可笑亦可歎也此時已入都復命因冒暑長
行驟車撼頓舊恙復作目前參藥已自不繼長安錢
米踊貴無計支持來夏六年俸滿擬乞假爲先入治
墓爾時便道歷下當叩函丈親承教誨也令親房峨
眉至蜀伏承手示萬里垂注深感鴻慈紀綱之便謹
此附候蜀產四種稍將遠意闡卷併呈台覽臨稟悚
切今始復見之來諭云備強從不耳食其日視小心

此州新置畜四縣餘流意闡卷詩呈台覽謝稟謝
冒至匪亦承手示萬里垂書報慰無慈餘臨之頃
慕爾制可並烈不當甲函支賤承逢端此令賤良知
米祖貴無情支計來夏六平奉謝謝了對爲去人
齊懸車懸謝書恙與非目前參藥日自不繼具矣
飲此何美亦不漢也此部日人特資 命因日晷具
平信野二萬里車卦改許李無資竄官萬命以至

答陳藹公書

昨辱手書值回答公車親友已登塗矣未及裁報僕
僻處山陬文章無所師承年來謬意古人不知而作
便多紙墨梁錢塘推司農夫子之意輒災梨棗非僕
意也足下不以狂妄詆呵之斯已幸矣獎借過甚是
何言耶足下文學意氣傾動海內僕在東南竊聞之
久矣頃接丰采高論遠識皆足千古君家湖海元龍
於今殆復見之來論云倔强從不耳食非目覩不心
折獨於僕恨相見之晚又云不樂爲無關繫文字夫
詩文道喪聞風附會聲氣之衰正緣耳食所誤耳連

健松齋集 卷一
篇累牘不問能受與否輒加以凌今軼古之稱又誰
問關繫何如耶足下所見如此此固僕之所以傾倒
也特非其人重自媿耳至於先大父立朝行實其大
者忤魏璫削奪揀大司寇去官三事做鄉曹秋嶽侍
郎曾爲作傳尚未携到畧記一二奉覽足下期於有
關繫不敢以無關繫之事溷左右也健松齋詩文何
時賜教望之望之

報魏庸齋先生書

曩辱手書下頌值舊疾大作有失裁報聞請告疏已
奉 俞旨殊切悵惘今名卿宿德充滿朝宇而清忠
鯁亮眷注之殷倚毘之重未有若閣下者精明強固
方期優游論道仰佐太平乃決志高蹈如天下何然
古大臣勳德隆盛東山綠野身繫安危正不必垂紳
曳綬始爲經濟顧典型日遠翹首雲中彌增望切耳
來諭向來投贈詩章裝潢成卷携歸故園展玩如對
具見閣下葑菲不遺之意乃亦采及鄙陋使書卷末
以垂久遠何嗜痂乃爾耶拙詩稍志景慕實未能掄

揚萬一勉錄報命惶愧極矣西川之行深慚有負任
使蓋巴蜀夙稱才藪揚馬三蘇古今豔傳喪亂之餘
讀書者絕少每荆榛露宿猿狖相羣輒嘆此中安得
有文字且應試不滿千人幸獲一卷護持愛惜惟恐
其失故早夜蒐閱得士四十二人皆年少有時譽返
之廿載燈窻庶幾不負夙心仰副簡命耳閣下生
平嚴重少許可乃以得士相推獎豈僕所敢望哉來
書有云有文如此由訥生三年之培養實僕與子重
兩人之搜羅則此番苦心竊有可共信者川中各宿
無多其以才見者訥生皆深知而提携扶植之僕所
得之士爲錄科首拔者十有九人解首樊澤達羅英
等皆是也訥生爲僕言初聞試蜀之命卽諭諸生主
司識至高勿以庸碌自棄又籍兩川才雋三十人驗
其得失榜發中式至二十五人蜀人稱嘆有英才拔
盡之論僕選蜀闈全墨訥生序之備述蜀士不受僞
署節苦識正及衡文相信之實雖不敢誇得人然不
謀而合蓋亦奇矣從來人才之責培養在督學搜羅
在主司主司之識拔在一時而督學之甄陶則在平
日蠻烟棧雨中訥生取之於先僕兩人登之於後閣
下聞此當亦爲之快心也至垂問拙集僕自力疾西

行日服葭藥始得竣事未敢役心筆墨然所過山川
名勝不肯草草畧過計自發燕趙歷晉秦西入葭萌
東下夔峽放舟荆鄂以至還朝水陸舟車凡二萬餘
里得日記一篇文六篇古今體詩二百五十首才旣
有限病復相困率意成咏殊不足觀諸公間共推挹
謂燕公得江山之助又云少陵夔州以後詩律轉工
僕竊志之而未逮也日來就正諸君子擬災梨棗嗣
容奉教榮發何時當從諸大夫國人後祖帳都門知
咨嗟嘆慕者不止漢三疏也先此布復卷并上不宣

答毛稚黃書

七月十八日從吳志伊檢討得足下二月所寄書蓋
自始發至披讀時已徂暑經秋矣亡荆奄逝慰諭敢
篤顧入門失良內助觸目興悲殊難自遣耳辱論于
太傅傳僕以于公一代傳人不敢草草率易旁搜博
攷五易彙始得成篇中間質正名賢宿老商訂亦不
啻再四雖不敢謂有當作者然於于公亦旣竭盡心
力矣足下過稱媿何如耶來諭云機疎二字宜易夫
僕所謂才大機疎者以于公負戡亂才其正氣直性
毫不顧慮所謂無機械之心耳使一心謀國又一心

慮患則於石亨輩必多方周旋矣惟公全無機械故禍至如此若謂指麾大事不得謂之機疎則僕於忠肅安攘之烈鋪張揚厲至矣所謂才大者謂何顧少之耶足下以機械之機作機宜之機故以相商然既謂不當便須另更二字易疎爲沉殊不爾也又云易儲不復爭故卒以不免句宜去此語亦屢經斟酌蓋帝意雖定在公自不可無言明知諫必不入然與其不諫孰若諫而不聽可盡吾心可告天下後世乎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景泰實錄載三年五月遣安遠侯柳溥爲正使兵部尚書于謙爲副使持節冊封見深爲沂王則公非獨不諫且奉冊矣雖焦芳懟筆不可信僕作景帝紀毅然去之然在公當日固少此一段議論耳來教云云似欲曲爲公諱夫公心事青天白日卽不諫易儲亦何損於公正使瑕瑜不相掩乃見生平且此語總結上文初議立郕王及大同城守易儲諸事推公受禍之根與前徐石曹吉祥三段敘公致禍之由蓋重爲公傷非有所不足也僕向來虛心凡有指擿無不立從况事關千古耶別來自史傳外頗多紙墨無人繕寫不獲附教明年史事竣乞假南還爾時登吳山快讀枕中之祕并請教益也

公之出蓋重為公壽非肯而不以對向來
 守其論請率公受厥之慰與前斜百曹古氣
 亦見坐平且此語感錄上文所請之詞王又大同姓
 天白日唱不藉是請亦可
 一則新篇耳來幾云以始曲為公鞠夫公小事青
 不可言對於景帝跡蹇然去之然亦公當日固也此
 良彩為飛王限公非澗不藉且奉冊矣雖然其感事

答王丹麓書

客歲四月中得足下書并示今世說數則詞義簡雅
 直可遠接臨川王先人獲附名簡末雖不朽大業非
 敢以私意謝然足下意良厚矣即擬一言裁報緣亡
 荆病篤旋遂奄逝秋中復有仲子之喪哀慟慘切一
 病幾不能起今夏始稍稍愈然觸緒皆悲貧且日甚
 總無善狀可告知已也竊謂古今撰述作之於前必
 有人踵之於後太玄之後有元包新語之後有至言
 如此不可勝紀而世說一書獨單行今古未有繼之
 者非足下安得有此快事顧臨川生晉宋之間取漢

後水滸集 卷十一 三
末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分門別類其時崇尚
風流詞旨秀令簇簇生新今足下哀集將起齊梁至
今續義慶所未有乎抑止今日所見所聞弄藏筆記
也夫自齊梁至今爲唐語林爲續世說或紀一姓或
載數朝惟何氏語林蒐采最博然其文辭已不逮臨
川遠甚自不當更爲貂續矣若祇就今日見聞筆之
爲書一時之流傳一人之採訪一方之觀聽豈能遽
成一家言哉世說所載賢者可以勸不肖者亦可以
懲有美無刺不如無作然居今日而述今人之事恐
未易盡態極致矣近世文人筆墨煩費不能如古人
之雋永要以簡至爲尚使人讀之有餘味足下著述
妙天下凡此數者諒有卓見僕妄談冀不朽大業毋
使有餘憾耳向年家居時曾輯松窓雜述一書畧記
邇年間見之事中有數條可采自入都來便已沉閣
然所聞所見尚多記憶此時史事敦迫不遑他務明
年事竣乞身歸田里當爲足下佐成快舉事求其核
義取其公辭尚其馴雅庶不使臨川玉獨擅今古也
率復不宣

兼爽其公賴尚其賜雖無不劫緝川王爵歸今古也
軍事適方自隴田里當餘風下於此與舉事采其效
然西關海見尚多時勳此邦史事輝而不對此終則
雖平問其之專中亦幾新何來自入情來則日武閣
武亦合勳軍向平寒岳淑曾韓外意縣並一書畧信
越天下此此樓青蕙百卓良對廷精莫不泚大業世
志書未要以簡至為尚與人簡之亦斜利吳不著並

答梵林上人書

客秋信宿禾城得親法誨論詩泛酒欣然適也歸來
新水勞勞又復羈愁千斛矣讀手示知駐錫寒山使
人欣慰吳門才藪也虎丘之山生公遺跡在焉師憩
息其間人天瞻仰視鴛湖半榻何如哉拙詩實不堪
問世喪亂之餘都未檢飭遽災梨棗不知何以嗜痴
若此媿矣媿矣大選博采兼收意在原本性情澤以
聲華持議甚善且每集前序後評尤從來選家所未
有但序之所重在人評之所指在詩今觀序次中或
類傳記或作論贊頗無定體夫紀載之書大率其人

已往舉其生平大端而表章之故文與事俱傳集中
皆當世作者生平未可定也草草數語在吾師雖未
嘗意爲輕重而閱者頗似異同反不若止紀爵里氏
號之爲詳切也至於評語先論體後論詩作者選者
精神學問所關尤期簡當不紊千秋大業固須斟酌
盡善耳僕于此中原無一得念吾師蒐採之廣用意
之勤期于傳世無弊故不禁饒舌吳中不乏作者試
以此質之

與毛會侯書

僕自四月中入都凡四寄書蓋以契濶良久藉便通
問并陳抵京月日耳非有所冀也乃自五月迄今秋
又將盡矣由梁達燕騎遞不過五六日往來者未嘗
絕竟未得一奉手書其忘之耶郵寄浮沉未到耶抑
政務冗劇至極果不能片時暇耶亦或僕別有所開
罪而以不報示意耶私心疑懼不敢復通於足下已
復思之足下故善忘然未嘗頓忘至此也初寄三書
或因便過浚儀中道耽延廻旋他所若縣謀之歸則
固令君所遣也諒赴階拜久矣祥符巖邑汴當四達

之衝期會至繁簿書至雜伺上官接往來使客至勞
瘁然以足下之才據案作答十吏遞供則百函俱發
矣不謂尋常寒暄語遂無半刻可了也若僕重獲戾
于足下則真無所逃臯姑無論婚姻中表卽二十年
筆研至交亦復何嫌何疑豈誠有間吾二人者不察
耶然而使者前歸時又何辱書媿媿也是皆不然足
下之于此非忘也非附書未達而執掌竟無暇也亦
非有所開罪于左右也直以事無足輕重吾之使燕
者旣返矣嗣有所遣當爲裁答此時固無煩郵筒耳
豈知千里之外想望如此其殷而疑且懼如此其不
能釋也是用復有所請若僕之揭重負覓冷官守候
一年尚未得就前路方遙自顧迂拙可笑或聽之或
憐之是在足下豈僕所敢望哉客居炎熇日甚不能
多讀書每與訥菴先生椒峯西溟衡論古今恨相距
頗遠間有所作無人繕寫不能遠寄春間見所狀注
總督逸事甚佳記語意微有可商今亦忘之矣不審
肯寄示否倘有一得當爲足下論列耳不宣

肯肯示否尚肯一豈當爲或不備候其不宜
懸皆變事其卦指語意幾何商今亦忘之矣不審
厥意問肯西卦無人辭寫不消豈得春間只西卦五
爻離書我與隨恭夫主卦峯西莫漸歸古今則非也
辨之長亦只不豈對西姬筆時容只炎融日甚不消
一平尚未昇疏前祖古豈自願我時何笑近離之短
消釋由長用更肯西語苦對之歸重負食今官與

與三子書

汝回後別緒依依悵然者彌日午後卽出關病已愈
飲食漸加亦不畏風此後當日勝一日觀我自塘棲
至平望兩日內作序記數首手錄寄之則精神可知
汝兄弟須和睦此時原無所爭只是心性各別故意
異同如論文辯事之類亦非好事襪禕宜及時力學
遲則後悔必多讀書非爲人并非爲父母思之勉之
變化氣質學者第一義尤貴介子弟第一義在臨事
時一思之耳以氣性加人誰無氣性可任意乎夜來
思汝輩文字俱可自立襪氣豪襪致秀禕筆簡各有

所長亦各肖乎其人然受病卽在此豪則易放秀則易浮簡則易率病處亦與人相近勉其長去其病可也至於讀書好多好新奇兄爲弟效此最誤人夫好多非不博涉可喜然玩繹必不能到新奇乃一時趨尚有識者力持之如行路然紆途曲徑以求至何如康莊大道爲逸乎汝父少時俱曾閱歷故與汝等言之毋忽

健松齋集卷之十二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策問

擬戊午順天鄉試第四問

問一代治化之盛必以人心風俗爲本故風俗之弊其害中於人心而心術之淳漓實關俗尚之隆替循蜚疏佻以前無論已周禮三物六行所以教民者甚備兩漢差爲近古而長沙太息言之意轉移化導之方固有未盡者歟魏晉而後競趨浮誕宋明之初其君若臣非不加意扶培究未能返末俗而登上理其

故何與我國家治隆化洽度越前古

皇上崇文重道教化興行淫邪屏息近復

欽定教條頒行於天下家喻戶曉固已蒸蒸向風矣
豈有人心不古風俗未淳尚煩戒董者歟夫黜浮僞
抑奔競息告訐正人心之大端也所謂人知禮義家
敦廉恥果操何道歟廣場高譙費踰中產被紈襲綺
濫至輿臺聯袂酣呼招搖市井爲風俗累匪細邦禁
之設蓋不啻三令五申矣然猶未盡革何也夫士四
民之首也士習不飭何以使民興行則夫杜僥倖以
示表率誠有不可緩者歟禮制於未然之先法施於
已然之後轉移化導其實宜何從歟王者以藝化爲
大務今欲使民無悖德士無詖行度非迂濶而遠於
事情也其正言之毋隱

車謝也其五言之世類

大卷今卷其無對聯士無對聯非我斷所鼓飲
日然之遊轉逐外學其實宜何從想王肯以修治

辛酉四川鄉試第一問

問自古帝王治天下莫不以學為先務學也者所以
宰化出治之原也唐虞未嘗有學之名精一執中傳
心而已後此傳說之告高宗則曰念終始典于學成
王訪落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豈非帝王一日之學
即民生休戚所由關政治隆替所由肇歟顧帝王之
學與儒生異上叅乎天人理數之原旁綜夫兵農禮
樂之要凡用人行政無在非治無在非心即無在非
學內聖外王之道詎無其要歟我

皇上聰明天縱敦敏性成 經筵日講既切實舉行

時上命儒臣解譯大學衍義諸書萬幾之暇游心典
藝勤學好問固已接堯舜之心傳矣猶且懋勉日新
孜孜不倦

聖學淵深度非恒人所能測然親承 德化則所以
仰俾萬一者果安在歟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
曰夙夜基命宥密意心學之要固不外凝承昭事之
誠陟降紹庭之實歟大學八條目先之格致誠正繼
之修齊治平中庸言君子戒懼慎獨極其功於參贊
位育豈非帝王之學體用一原本末共貫非知無以
爲始事非行無以爲實功知仁勇三者有缺一不可
者歟六藝者載道之具周易尚書業次第敷陳矣古
人有言唯書籍益人神智將旁搜博採可以佐
聖天子清燕之覽觀者宜何先歟爾多士留心學術
其昌言之將藉以爲 黼座獻

辛酉四川鄉試第三問

問國有不得不用之兵兵有不得不需之餉二者利相濟害亦相因三代寓兵於農之道不可復講矣由漢以來有長從之兵因增養兵之費唯唐之府衛明之五軍猶有井牧遺意其法而又壞矣籌兵計食何者爲最善歟我國家蕩掃驅除首資禁旅而綠旗之衆亦往往奮力前驅兵制視古爲良皇上神謨聖畧芟刈羣醜議兵議餉何日不厯衷然軍興以來多方籌畫從未一議加派所謂養兵十年不費民間一錢者蓋非近代所能及矣海宇蕩

平正放馬歸牛之日欲使兵食永足何道之從歟今天下有議裁兵者矣然無事之地可裁也有事之地其可裁歟有議省餉者矣然額外之費可省也額內之費豈可省歟有謂兵不可裁而可汰餉不可省而可節者矣然幕府材官半投誠脅從嘉與維新者也彼旣舍農而爲寇易寇而爲兵矣欲使之復歸於農宜操何術歟膏粱紈袴之子隸名士伍相沿已久雖簡稽軍實果汰者皆老弱而節者皆實餉歟夫兵猶水也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容畜之道諒非無術以處此矣我

皇上睿慮周詳叅稽今古向時海上歸附之衆率令於山東河南北開墾荒地是卽古寓兵於農之意夫旣行之而效矣推而廣之其利可勝言歟有廟堂之上必有成算然久安長治之業期於萬世無弊固有斟酌盡善者在也蓋抒所見爲之詞其在今日有不聖世太平之助勝國之季羣盜盤踞凶虐生民

聖朝統一區宇休養生息三十餘年頃又再遭逆亂

未集四野荆榛果何術而使流民盡歸鄉里土著各安故業無人稀野曠之慮歟古有移狹鄉置廣鄉徙磽瘠置腴壤者然人情安土重遷何以使室家寧止頓有幹年之樂歟往者以人迹土蕪 詔招民三百家者文武官不論俸滿卽陞舉貢以下得授官所以爲蜀土計至矣然生聚卒未繁田畝究未闢者何也意招徠之方尚有當優其賞減其數者歟且夫墾荒亦難言矣以少爲多以荒爲熟故按冊則有田履畝則無田是官吏受開墾之上賞而民固不聊生也欲使循名責實戶口殷盈其道何由歟報熟之後例許五年起科顧凋瘵餘生尚苦輸納何以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歟昔李冰守成都疏江灌田號稱陸海張詠知益州教民去茶種桑其法有可踵而行之者歟民富則禮教興蜀都人文之盛彪炳今古誠使勞來安集數年之後將必家給人足復臻和樂之舊諸生慮切桑梓其悉心以對

如吾政歷者當順治中鎮國公以少游之說問府奉

賦世桑林其悉心以樸
安乘樓羊少發謀必家餘人且野
異富俱甄婚興置清人文之益
精映益州燈只去茶蘇桑其
不不識只煥昔李米守如
正辛跋揮爾賦蔡繪主尚苦
無餘所以士不識列國

題跋

蔣馭鹿浙游詩題辭

文人游覽之廣莫如龍門其以詞賦被寵遇則惟長
卿蓋子長遍歷名山大川歸成史記相如見鄒枚莊
忌而悅之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乃著子虛
之賦所稱漢兩司馬也然未有奉筆賢王曠觀山海
如吾馭鹿者當順治中鎮國公以東海之親開府奉
天禮聘天下名士馭鹿首應其選夫馭鹿足跡幾遍
九州所未至者關以東耳睇醫閭長白之雄峯濟鴨
綠混同之巨浸作賦兔園和詩鄴下抑何盛也鎮國

薨始歸江南今年來湖上出其囊中詩鉅麗瑰奇盡
挾名山大川之氣顧以浙游諸詩先問世或疑馭鹿
豪游殊遇其視大江止衣帶水西湖兩峯直益益几
石耳是集何足盡馭鹿不知馭鹿胸中原自具奇山
水故所歷名山大川視之若丘壑其遇一丘一壑卽
以名山大川之識應之鉅麗瑰奇畢見之於詩是集
誠不足盡馭鹿然又安知不足見馭鹿乎文章之道
使人喜不若使人思吾先得其可喜者則可思正無
盡矣弇州詩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夫濟南游不
出幘幅遇不過公卿安足僉兩司馬哉

千秋雅調題辭

憶自甲寅秋避亂西陵與諸君子樽酒賦詩犬馬齒
四十有三丹麓亦三十九歲耳風塵徵逐忽忽又十
許年矣衰病綿延髭髯盡白追念舊游不勝壯盛智
慧之感乃丹麓襟期如故撰述益工五十誕辰賦千
秋歲詞一闋悠閒曠達若有以自適者一時名人屬
和極詞場勝事夫人生之樂期於適意耳牆東一室
中花竹紛披著書學道泉石可以娛心妻子可以偕
隱優游歲月卽松喬奚羨乎今天下屏幃濫惡不根
之言甚於辱罵丹麓不屑屑流俗而能致海內名流

之言以快意真壽矣真壽矣

付雪詞三集題辭

與蓋思別十許年庚申

廷對入都余適有妻兒之

喪蓋思尋亦悼亡執手榻前欷歔言別又七八年矣

今春養疴湖上蓋思過余讀所爲付雪三集聲情意
致依然餘杭大陸余因歎蓋思長余數歲柔情曼調
猶能與少年行爭長競豔余久病綿延筆墨都已荒
棄間不得已有作心頭突突有聲以是一切謝絕回
思斐園賦詩臯亭醉酒不禁衰年高枕之嘆也三復
斯編不獨羨其工更妬其健矣蓋思索余序且戒勿
以病爲辭然余實不能作姑書此歸之

葉間不許已育於心更突突育繼以長一四攝錄回
 節節與心平計年身競盡余入詠辭或筆墨猶日氣
 遂為然翁詩大望余因燻蓋思身余嫂處采計曼隨
 今春養欲賦土蓋思獸余節西為於雲三集經謝意
 奕蓋思尋亦朝古時年辭節燻燻言限又十八年矣
 與蓋思限十信平夷申 或挫人潛余獸育妻良之
 於雲晴三集獸類

恭跋先大父閣學公泰交策後

此先大父閣學公天啓甲子楚試程策也公壬戌登
 第官編修時魏璫與客氏竊政廷臣交章論劾不報
 諸大臣多引疾去公奉命偕章公允儒典試湖廣發
 泰交策論列時政規諷切直有云天聽寢高中旨頻
 傳舉朝不得其解爭切齒於奧窔間一巨璫大蠹又
 云宇內豈無人寧有覓臯夔稷契於黃衣闔尹之流
 者忠賢見之大怒矯旨降三級調外用丙寅南御史
 希璫意叅公遂削職為民養馬當差追奪誥命時緹
 綺四出楊左諸公皆死公適丁外艱置鳩以待會熹

宗晏駕莊烈閔帝立起公充經筵講官尋擢南大司
成提調東宮講讀戊寅枚卜獨以詞林預機務嗟乎
人臣進退邪正之分在所自立耳當公甫獲一第抗
言擊奸非其責也使稍依阿取容卽不必驟躋顯榮
亦何至遽遭削奪乃忠憤所積不勝其憂時嫉惡之
心以發爲慷慨慤直之論至今讀之旁觀尚爲咋舌
卒乃結主知而膺特簡在直七月復揭救司寇劉之
鳳罷歸當時紀載諸篇或稱公字挾風霜或謂璫燄
方張憤刺切直無媿董狐信矣明史記事乃以湖廣
主考爲李應昇夫忠毅以御史忤璫死詔獄非典試
也記載之書期於傳信而乃亦舛誤如此

有是也
到開
直隸
災
府政
捕時
乃

由宜簿之書謀然斷命而衣袵賸收此

先大父票擬簿跋

右先大父閣學公崇禎戊寅入直票擬簿公自六月到閣辦事十二月以揭救大司寇劉之鳳罷歸計在直僅七閱月耳時國事已非內擾外訌兵單餉匱天災疊告民困日深見於先大父票擬者已如此况當時政地尚十餘人其分本擬旨者危迫更當何如乎揣時度勢卽皆公忠敏練之臣同心戮力猶懼不支乃督撫鎮將滿天下而防剿要職悉歸閣宦封疆日蹙匿不上聞宵旰焦勞補救無術譬之積薪厝火勢必燎原欲永固苞桑豈可得哉先大父出都門時門

人臨清守備王道勝善天文迎謁曰吾師南歸未爲
不幸京師六年內必有大變屈指已卯至甲申其言
果驗天時人事可畏也已

鄭寶水先生遺集跋

癸卯之秋余與縉雲鄭君元崧同舉於鄉越四年丁
未復與瑚山同舉進士因得悉其尊人寶水先生加
詳然未相識也甲寅寇亂余避地錢塘先生亦與元
崧棄家寓吳山往復通謁穆然古君子也丙辰福建
平先生西歸余亦携家返里明年謁選京師在苒幾
何時而先生且歿矣嗟乎亂離聚散宛然如在天不
憇一老顧何以爲情哉今年元崧補令海康瑚山以
中書舍人出佐宣州將行以先生遺集屬余論次余
受而讀之易菟一書精心理數發先後天之祕其他

撰著皆高古余尤服其論辨諸篇識解超卓多從來未發而隨筆出之益人神智其奏疏撫時感事慷慨淋漓惜乎未用於時而徒爲他人供筆札也然而先生之文章學術於此概可見矣古今文人父子同擅名者漢之司馬氏班氏唐之蘇氏而宋之眉山爲最盛蓋八家爲文章起衰一門乃擅其三說者謂得山川之秀今先生倡起於前元歆兄弟繼之於後以視老泉軾轍爲何如哉括蒼山川奇秀舊多文人今有鄭氏青田諸公不得獨專其勝矣

黃山圖跋

古今遊覽之勝推康樂子瞻諸公予謂千古善遊惟宗少文耳蓋奇唱幽尋窮高陟遠自是雅人韻事然管絃絲竹之煩騶軒呵導之擾不獨塵境太喧抑或動淹歲月少文四壁丹青千山歷歷意之所至便可尚平五嶽不必蠟屐支筇始結山水緣也予性耽遊覽十年來耳目所經觸興成咏足跡所未至又多蹉跎未暇卽如黃山白嶽近若比隣而信宿齊雲夢覓黃海閱江君此冊蓋深我登臨之慨矣君詩畫妙天下胸次間原自有黃山乃復含毫吮墨寫三十六峯

之勝覺仙窟禪棲祇充作者藁子奇矣奇矣予願天
下遊人寶持此冊他日按籍而遊歡然如遇故舊則
雖千百年後皆君爲之導師也畫圖分勝地便住小
蓬萊其將囊琴襪被俟我乎少文見之必大笑曰君
已遊遍黃山矣

黔遊日記跋

嘗讀北山之詩行役勞苦然不敢訟言其勞曰我從
事獨賢曰嘉予未老想見詩人忠厚之意然燕燕居
息數章較量人已勞逸之間未免徑露人臣事君固
如是乎會侯以丁未四月補理黎平六月罷推官顧
簡書在躬不敢告勞往返萬餘里夫明知李官之
已裁而猶以一紙空牒跋涉于瘴烟蠻雨之鄉親老
在堂冒觸炎暑使他人當此必且感憤蕭騷不能自
已而會侯處之恬然觀其黔遊日記或憑弔山川或
抒寫景物和平忠厚賢於北山之大夫遠矣王昌齡

遷龍標尉筆墨所寄能令遐荒增色今會侯改令浚
儀頃復與

聖天子右文曠典他日志牂荆風土陳詩觀風於日
記有取焉豈直與龍標並峙千古也哉

先府君崇祀鄉賢錄紀後

不孝自先府君奄棄霜露之感垂十七年辛酉恭遇
覃恩贈府君如子官 綸音褒錫幸稍報劬勞矣顧

念府君孝友仁厚閭里共推向擬舉鄉賢緣不孝待
罪史館奉使西川未獲舉行今年冬邑中紳士耆里
垂念生平公請列祀旋蒙詳允遂邀鉅典前後甫四
十日遠近惠送至千餘人此豈不孝能使之然哉梓
里推許之公心諸大人先生褒揚之盛德而亦府君
深仁厚澤所以致之有素也古者鄉先生有德於民
歿則祭之瞽宗以爲樂祖今天下郡國之祀蓋不知

凡幾矣吾邑風尚質實于鄉賢尤嚴一人未孚一事未愜卽不得與故自南宋迄今五百餘年止二十一人府君雖無殊才異績聳人聽聞然孝友仁厚六十里實無間言所謂鄉之善士庶幾其無媿乎祀事告成謹識數言以申哀慕若夫錫類之仁感均存歿世世以之非言所能盡也

書侍講叔杜詩選

此先九叔侍講公選本也自題卷首云丙申秋日於長安購得常夜讀之按是時侍講已變理學爲叅禪自稱月道人視萬有皆空顧獨好工部詩吾知其必有合也中間去取精當丹黃亦最嚴有屢選終刪者有屢刪復選者雖杜詩未必卽以此定然不徇詩選不傍詩歸所得固已多矣余與侍講同堂共筆研侍講少余一歲自辛卯至戊戌八年中榮枯禍福宛然邯鄲一夢余哀其志之勤而負才早殞也因爲錄出并載原評以志遺蹟若余間讀有得亦附數言學識

疎淺不敢謂善讀杜也錄成于甲辰九月時在山陰
道上云

書蘄水僧等觀詩

甲子春余使蜀還 朝過蘄水謁吾師張郭山先生

兼訪李令君欲仙留宿浴蓮菴花竹滿軒蕭然塵外
是夕等觀上人來謁年七十餘貌古朴不知其善詩
也翼日兩公具言合肥龔宗伯宰蘄時善其師恒度
爲築此菴恒公故詩人上人由是學爲詩多蓄古今
書籍前年以水災皆漂失余聞而異之夜歸叩其戶
則上人已熟寢矣曉起得所爲秋影閣詩一冊高遠
幽雋在皎然靈一之間擬作詩爲贈行迫不果舟中
書菴宿二律寄之并題其詩後信宿東行深歎知公

之不早也

楊仲延郡丞採木紀遊跋

古今遊紀石門桃花源尚矣近世作者推王遂東然
刻畫山水雜以諧謔有文人狎氣求其觸境興懷落
筆有關繫蓋絕少矣君文學政事度越一時採木紀
遊特一時登陟之勝耳然窮高闕險歷歷如畫而體
國憂民憑今弔古之感迴旋楮墨間或蕭然遠寄或
穆然情深或曠然而遠觀或窅然而禪悟靈心妙緒
觸手雲來遂東見之應亦歎服一時題跋有云勞心
國事發行性靈諒哉

剪霞詞跋

西陵詞學之盛吳君清來最年少得詞名最早其寫景最真言情最曲口齒歷歷覺毫楮間實有其人親聞其語余戲謂清來善情語虛擬耶抑寫照耶清來笑不應已見蔣子馭鹿乃知清來固未婚卽拂衣挂冠之事未有也夫人惟情之所至不能代爲謀亦不能代爲語不必有其人而先有其語清來真善言情矣蔣子曰清來善言情君乃善言清來之情請書此題其後

韓文適先生手書桃花源記跋

與醉白神交十許年今秋始相見于湖上握手極驩出其尊人文適先生手書端楷秀勁如見其人夫先生一諸生耳城破可以不死而舉家就義從容慷慨兼而有之此其皦皦大節卽素不工書後之人披其遺蹟猶咨嗟感慕不能釋况其書固名天下乎醉白孤子能購藏先澤于患難之餘韓氏有後信矣

嘉定冷進士遺筆跋

此余門人羅生英受業師冷進士手書也端勁道逸
望而知爲莊人正士惜乎未及仕而卒生寶藏之歷
變亂弗敢失嗟乎楊子雲著太玄其徒桓譚侯芭信
爲必傳今生不忘師教藏其遺蹟於烽烟遷播之餘
嗚呼難矣余過嘉州生出此相示歎冷君之學行不
獲用於世而徒藉筆墨以傳生之師友誼篤古道猶
未泯也因書數言於此數百年後有見而好之者書
法傳冷君傳矣雖然獨冷君也哉

書柳愚谷畫冊

生平不解畫理亦不復爲人題畫昌黎有言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此者非余之所能也然性癖林泉每見
千峯萬壑滿紙雲烟輒當數日臥遊同年紀職方孟
起得此卷屬余題其後漫書此應之至問其何者爲
雲林何者爲子久何者爲南宮北苑余固有所不識
也雖然撫琴動操神往此中久矣

書西眉老人畫冊

高世之士其性情所寄自有佳山水不必與畫家爭
工拙也汪子舟灤藏其先大父西眉先生畫冊純倣
米顛筆筆奇縱舟灤爲余言大父成此冊時年八十
七矣所爲詩詞皆燼于火惟冊幸存嗟乎古今人書
畫散亡于水火寇盜者多矣幸而完好其子孫不知
寶惜究歸淪沒亦知筆墨之間固先人性情所寄有
不與人俱往者歟先生高士寄意山水之外而舟灤
讀書好古不戚戚于所有獨以得存此冊爲幸可謂
賢矣其不忘先澤豈止畫冊已哉



